

北平王達中著

洪憲慘史

京畿軍政執法處
冤獄錄

MG
K258.06
10
2



相 肖 者 著



3 1763 8661 7

序

民國十年春。余以地方行政會議北上。與故人王君樹丞遇於京師。既握手道契闊。旋出其所爲洪憲慘史見示。余披閱一過。不禁始而喜。繼而悲且愧。終更令我抱無窮之感也。樹丞自癸丑後。經三度被捕。獄急幾無生理。乃覆盆終雪。聲望益彰。俾八年舊交。猶得杯酒歡呼。從容于几席之上。此余所以始而喜也。民國紀元未及一紀。中間如二次革命之獄。洪憲帝制之獄。直皖戰爭之獄。仁人志士。剗胸斷脰。血肉橫飛。冤慘之氣。彌塞六合。樹丞所記錄者。特千百中之一二耳。然其間可驚可愕之事。已足令人欲卒讀而不忍。况尙有爲樹丞聞見所不及。而冤抑更甚於此者乎。嗚呼悲矣。抑余猶憶民國二年。與樹丞集會于津滬間。草檄數千言。所以聲討袁氏者。不遺餘力。以視諸君子。或以莫須有之事而被捕。或以一二字之微而見殺。其情跡之大小輕重爲何如。若以軍政執法處之法繩之。罪且浮於丘山矣。乃死者死。而捕者捕。余獨遁迹窮山。不與其

難。是余當日之得不死者亦倖耳。此余所以對樹丞而生愧者也。夫古今政治之趨勢。由治入亂。易撥亂返治難。袁氏之時。淫刑以逞。廉耻道喪。亂機四伏。遂一發而不可收拾。今則南北分爭。俶擾日甚。連年兵燹。民不聊生。其強者則斬木揭竿。鋌而走險。其弱者則奔走流離。宛轉哀呼於鋒刃之下。余此三年中。出入兵間。目見耳聞。無非慘史。倘長此終古。恐樹丞所記載。將墨乾筆禿而未有已也。譬彼舟流。莫知所屆。無窮之感。余又安能自己哉。然則此書之作。所以懲已往以戒將來。如自叙所云。使非法殺人機關。再不至發見於共和時代者。此即作者之微旨也。若以謗書目之。則淺之乎視樹丞矣。

龍岩鄭豐稔序於京寓

序

國於大地之上。而欲自立。必賢豪志士。各得奔走服務。不遭橫折。遂其中流擊楫之心。斯正氣伸。而國事自臻上理。否則。無以培其元氣。小人道長。仇視異己。排斥善類。勢必釀成人亡國瘁。糜爛不可收拾之局。此有識者。慨念潮流之日非。不禁太息痛恨於項城帝制之遺禍。爲之作俑。階之厲也。余友王君樹丞。是燕趙古士。肝膽照人。爲國幾死者再。昭雪後。將同難諸義烈事略。集成卷帙。名爲洪憲慘史冤獄錄。讀之。使人迴腸九轉。拍案叫冤。夫我國自辛亥政體改革。樹丞諸君子。爲國宣勞。不畏強權。主持真正民意。其俠腸義胆。固多有可風者。使能見用於時。則彼濟濟多士。早使天下人民。飽享共和幸福。乃竟因才見忌。傾陷於軍政執法處。置之死地。生還者僅有六人。烈士獄底冤沉賢。人其誰不褻足。而政府轉得藉此相繼行其使貪使詐。僞造民意之故智。包辦選舉。指定議員。以致由統一而演成南北。由南北而演成各省分裂。摧殘輿論。一念之偏。

而流毒至於此極。殊不知世界大勢。違反民意。則無以自存。固非少數人所得壓制。而不能澎漲者也。嗚呼。獄吏雖尊。無補皇帝之夢。人心未死。終張自治之旗。願我同胞。其各猛醒。

民國十年仲夏王尙義裕齋序於无悶書屋

序

國事有奇變。而後有奇冤。有奇冤。而後有奇史。一字一血。一字一淚。吾知讀者必有問天斫地而憤激太息者矣。滿清失政。武昌舉義。血性健兒。奮臂北伐。遂迫宣統退位。躍建共和。命下之日。羣情歡呼。遂使東方而有五色旗之高揚矣。不意袁項城以梟桀之才。擁兵力之厚。恃爪牙之多。計竊總統。復蓄帝制。於是搆黨獄以殘異己。布鷹犬以指輿論。巧聚斂以盡奢侈。擴軍隊以防違抗。種種刀鋸鼎鑊酷辣壓抑之情形。幾爲歷來史乘所未有。吁嗟乎慘矣。吾友王君樹丞。奔走國事。三遭縲紲。以所親見親聞。筆爲慘史。較之臆想懸測。當判若天淵。更添讀者善善惡惡之名譽心之慷慨心之熱性心矣。

定縣王用驥識

洪憲慘史
序



序

自來權奸竊國。類無不陰賊險狠。暴戾恣睢。凡所謂熱心之志士。命世之英奇。必將搜捕誅夷。爲一網打盡之計。彼乃得縱橫一世。而無敢抗顏行者。噫。慘矣。袁世凱當民國初年。僭竊高位。醉心帝制。惡探橫行。機穽密布。凡有功臣國諸君子。往往以莫須有三字。駢首西市。而其科刑之酷。冤獄之多。尤以京畿軍政執法處爲最著。王君樹丞曾罹其難。乃以目所見耳所聞。舉袁逆之慘無人道。民黨之舍命不渝。據事直書。條分件繫。誠足以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則是編也。固袁皇帝之孽鏡臺。而亦諸志士之表忠錄也。余與樹丞久同患難。肝鬲相傾。今讀是編。猶爲之忤然心動云。昔顧俠君選元百家詩。夢有古衣冠者數百人。造門拜謝。夫以一詩辭之流播。其感恩且如斯。若乃以經心刻骨。暗無天日之沉寃。有人焉特爲彰聞而表白之。萬世千秋。公評具在。諸先烈英靈不泯。其歎感感激更當何如也。

洪憲慘史 序

民國十年七月香河趙趙子序



序

天地正氣。時際衰歇。羣魔以逞。國本將搖。惟賴二三傑出之士。充吾浩然。以扶植正義。經艱險。歷危難。九死一生。素志不移。清操勁節。與日星河。嶽爭光並壽。夫而後世。變得以挽回。國體賴以保存。非然者。正氣泯滅。綱紀陵夷。民賊接踵。叛亂紛乘。舉吾民艱難締造之國家。將隨之而淪亡。神州陸沈。遑云幸福。民國肇建。共和告成。專制流毒。方謂永除。乃不幸袁氏攬政。帝制自爲。改元洪憲。擅更國體。斯時也。羣陰構煽。衆邪橫行。助紂爲虐。比比皆是。富於奴隸性根之顯要權貴。上書勸進。稽首稱臣者。無諭矣。即號稱民黨。提倡共和之巨子。亦莫不阿附固寵。自首希榮。設會籌安。孰非名流。廉恥道喪。於斯爲極。人間正氣。蕩然無存。袁氏之惡。實若輩以濟成之也。獨王君樹丞。暨同難諸君子。特標異幟。守正不阿。擁護共和。初衷罔替。因以觸當道之忌。必欲羅織而置之死地。勢所必至。復奚疑者。鈎逮令下。善類爲空。當時之非法殺人機關。如軍政執法處者。又

復希承意旨。肆逞淫威。黑獄殘酷。不堪言述。而諸君子乃刀鋸鼎鑊。甘之如飴。謂非善養浩然。不屈威武者。而能若是哉。假令諸君子隨波逐流。與世推移。僞廷榮爵。可立致也。何必爲是矯情之舉。敝徒尊榮乎。此無他。行其吾心之所安。守護天地之正氣。俾不漸滅耳。苟無是氣。以維持人道於不敝。吾恐魍魎魍魎。充塞人寰。而人類或幾乎息矣。何國家之可言。正氣猶存。衆邪自消。不旋踵間。洪憲亡而國體如故。諸君子之義氣磅礴。固凜然常存。是死者有餘光。而生者有餘榮也。吾人今日猶是民國之民。未始非諸君子扶持正義之賜。事過境遷。享其成者未必與其始。而追念羅難諸君子。不免有殫枯殊途之感。義膽俠腸。洵足欽佩。王君樹丞慮諸君子之行事久而失其真也。於是就當日冤獄中身經目覩者。哀輯爲錄。用以紀實。嗟夫。世道人心。日漸澆漓。國步方艱。來日大難。吾願讀是書者。振厲正氣。以挽頽風。如諸君子之沈毅堅忍。百折不撓。則吾民國。將永無飄搖之虞。而非法之殺人機關。亦必不至再見於來茲。庶不負王君

編述之微意也。是所望於海內之英傑。
民國十年七月廣元羅鳴希平甫序



洪憲慘絕序



序

王君樹丞。舊同志也。幼負壯志。長入邑庠。會科舉廢。學校興。考入京師大學畢業後。從事於革新政策。往來南北。奔走號呼。迨辛亥武漢倡義。共和告成。擁護維持。不遺餘力。民五袁氏恢復帝制。洪憲紀元。各省大吏紛紛勸進者。幾遍全國。惟樹丞則與諸同志誓擁共和。堅絕反對。艱苦卓絕。終始不渝。多有因此殉義者。樹丞亦迭罹桎梏。數瀕於危。天鑒其衷。卒獲昭雪。茲讀其在獄所著洪憲慘史。想見當日袁氏大興黨獄。慘無人道之殘酷情形。而益信恃德者昌之言之不可易也。洪憲時代。設立京畿軍政執法處。羅織無辜。剷除異己。暗無天日。枉屈難伸。其罪大惡極。昭然若揭。實無研究之價值。而革命諸烈士之浩然正氣。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流芳千古。雖死猶生。是果誰之力歟。語云。莫爲之先。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設非與樹丞同患難。則獄底沈寃。焉得永垂不朽乎。詳叙諸君子之偉烈豐功。俠腸義胆。彙集成冊。廣爲流傳。以視夫貪官污

吏捏造事蹟。宣付國史立傳者。其去何可以道里計耶。蓋棺論定。潛德彌光。殉義諸君。允宜瞑目。觀此慘史著作之緣起。益見樹丞態度之雍容。殆與文王之演周易。仲尼之作春秋。後先輝映。既喜其善爲同志。聞發幽光。復希望此種黨獄。不再見於當代也。是爲序。

民國十年孟秋武清

傅振元
杜錫庚

序於京師旅次

序

天下有是非乎。吾不得而知也。天下無是非乎。吾不得而知也。以陰賊險狠之梟雄。乘人之危。崛起而攫取天下。且欲取天下而家之。明目張胆。設置屠戮人類機關。驅天下青年志士愛國男兒之生命。以供其慘殺。逞其私欲。陰霾蔽日。中原血腥。一若天下無是非也者。乃匹夫仗劍。振臂一呼。四方響應。一刹那間。所謂梟雄。如水洩地。又若天下有是非也者。盈虛消長。剝復循環。理至深蹟。誠非吾人所敢窺其涯涘矣。王君樹丞予同鄉故友也。以愛國橫被嫌疑。三遭縲紲。卒幸生還。本所目擊。成洪憲慘史。舉死難諸志士。各爲列傳。出以示予。將付梓工。文字以憂憤而成。著作留雪泥之跡。表洪憲之冤獄。作諸烈士身後寵光。雖云鱗爪。亦証紀實。著者生存。而元惡之骸骨已朽。有此慘史。而死者不死。雖然。往者已矣。環顧中國未來之類於此者。將不知凡幾。豈天心之厭亂。尙有待乎。吾仍不得而知也。聊誌數言。徒惹京師紙賤已耳。是爲序。

洪憲慘史序

民國十年八月中旬房山王維翰序於京寓



自序

余民國四年避難滬濱。因反對洪憲帝制嫌疑。被捕於英界愛而近路。羅織引渡後。遂羈押上海鎮守使署。頗蒙鄭汝成君優遇。是年十月杪。遞解京師。交由京畿軍政執法處非法訊辦。甫經到處。遂加以全身桎梏。押入乙號牢籠。雖戲劇中常演之酆都城。鬼門關。閻羅殿。其森嚴恐怖。尙未足形容。該處於萬一也。洎五年夏季。洪憲失敗。袁皇帝龍馭上賓。余始得恢復自由。計在押時期。已閱十月又二十一日。先後同難者八十四名。生還者僅杭辛齋。羅偉章。牛游塵。傅萬年。詹天雁及余六人而已。（甲丙丁戊各號牢籠死難者尤衆）余前乎此者。有龍沙之獄。後乎此者。有安福之獄。適成鼎足而三。然以洪憲之獄。爲時最久。爲禍最慘。目覩耳聞。皆驚心動魄之痛史。生者如杭辛齋等案。死者如張培爵等案。其俠腸義膽。僉足以模範後世。祖述前賢。余雖不文。勉爲編述。彭善輝惡。警告同胞。庶使非法殺人機關。如京畿軍政執法處者。再不至發現於共和

時代。斯乃余之志願。而世界主張人道者。亦固無不樂爲贊同也。
民國十年六月樹丞王建中序於燼餘書屋



洪憲
慘史
京畿軍政執法處冤獄錄目次

- 一 張振武方維獄
- 二 徐鏡心獄
- 三 張培爵獄
- 四 仇亮獄
- 五 羅偉章獄
- 六 杭辛齋獄
- 七 張秀全獄
- 八 余國楨獄
- 九 李宗勳獄
- 十 崔啟勳獄
- 十一 林逸民獄
- 十二 劉藝舟獄

十三 李統球獄

十四 李亞東牛游塵獄

十五 方亞凡獄

十六 左憲章獄

十七 傅萬年獄

十八 詹天雁獄

十九 張 鈞獄

二十 袁 英獄

附袁政府時代殉難同志事略目次

一 衆議員徐秀鈞事略

二 衆議員林文英事略

三 蔣翌武事略

四 張永正事略

- 五 曹錫圭事略
- 六 秦印西事略
- 七 張大卓事略
- 八 任 重事略
- 九 程澤湘事略
- 十 張百祥事略
- 十一 余邦憲事略
- 十二 何 晏事略
- 十三 黃毓英事略
- 十四 宋教仁事略

錄宋案重犯洪述祖判詞

●著者略歷

洪憲慘史
目次



洪憲 京畿軍政執法處冤獄錄

北平王建中著

一 張振武方維嶽

張振武。湖北人。少有奇志。不習舉業。年二十。畢業於武昌師範學校。因革命嫌疑。被張彪驅逐出境。遂赴荆襄一帶。以遊學爲名。從事鼓吹革命益力。辛亥武昌起義。振武乃偕其同志晉省。主持軍務。戰功卓著。與蔣翊武孫武齊名。號稱三武。民國成立。振武首先解除兵柄。爲各省裁兵之倡。然其深明大義。不屈不撓。近爲鄂省當局所忌視。遠爲北京政府所厭聞。殺機已伏。而振武不自知也。民國二年四月。應袁世凱之召命。偕其參謀長方維嶽京。旅居於東交民巷六國飯店。初蒙袁氏傳見。待遇極優。振武乃諄諄以保障共和國體爲己任。新章著論。府院上書。意正詞嚴。因忤逆帝制自爲之袁氏。某日晨。公府招宴。振武與方維同乘馬車。欣然應命。詎料車行甚速。甫至棋盤街。卽被陸建章所派之惡探郝占一等實行逮捕。縛以長繩巨鍊。直解京畿軍政執法處制其死命矣。振武到處後。昏迷不省人事。良久乃甦。始詢值班者斯爲何地。值班者答曰。這是鬼門關。振

武乃大聲疾呼曰。我輩革命十年。何負民國。竟至被捕。適王獄官入視。竭力安慰。並將總統指爲謀亂之命令向伊朗讀。振武乃慨然曰。死則死耳。吾復何懼。但願與方參謀長一言爲別。方可瞑目。獄官答以方維已死。少時自能見面。是日湖北各團體營救兩君之電報。直如雪片飛來。然非惟不克救兩君。且足以速兩君之死命。實爲鄂省人士所不及料也。延至夜半。振武因腹痛如廁。即在廁所。連飲數彈斃命。同時方維亦在甲號獄中。被繩勒死。民國元勳。同遭慘遇。悲夫。

二 徐鏡心獄

徐鏡心。字子鑑。山東招遠人也。年十九。舉增生。目擊清政不綱。貴族專擅。知非變法。不足以圖存。遂棄舉子業。自備資斧。留學日本法政學校速成科。逾年畢業。回國後。首以整頓全省學務爲己任。山東教育。渙然一新。並在濟南商埠創辦齊魯民報。爲鼓吹革新事業之運動。辛亥武昌起義。鏡心邀集軍學各界會議於省垣師範學校。卒得劉冠三張映竹王訥諸同志之贊助。遂通電宣布自主。與清廷完全脫離關係。公舉山東巡撫孫寶琦爲正都督。第五師旅長賈賓卿爲副都督。

。彼時予適在山東高等學堂。主任法文教授。故得躬逢盛會。曾一瞻鏡心烈士之風采。民國成立。鏡心被舉爲山東同盟會會長。旋充正式國會參議院議員。宋案發生。鏡心提議組織特別法庭。依法裁判。並質問殺人重犯趙秉鈞等不到案之理由。卽此一端。已足引起袁世凱之殺機。而鏡心絕弗介意也。癸丑之役。各省民軍勢力。墮落殆盡。袁世凱遂有帝制自爲之決心。鏡心義憤填胸。弗少退縮。每日茶前酒後。時作不平之鳴。友人以明哲保身相規勸者。鏡心曰。吾黨雖敗。公道尙在人心。偷皆緘口無言。是非混淆。國將不國。將何以對死難烈士於地下乎。甲寅春。鏡心因事反省。某日暮。正與二三友人在花店街閒遊。突遇一身著青衣少年。從背後直開一槍。幸未命中。迨喊警至。賊已遁去。是與武士英狙擊宋教仁事。爲同一步驟。鏡心仍處之泰然。嗟呼鏡心。烏得不死。四月初。歸京。寓日人倉古家。每日密查偵探。紛至沓來。越數月。不得間。袁世凱乃懸數萬金之賞格。捏稱鏡心秘購槍彈極夥。勾結白狼。擾亂民國。實爲刑事犯。外人斷無違法保護之理。某夜。鏡心甫在睡鄉。忽有軍警十數人。蜂擁而入曰。徐先生

速起。有朋友請你談話。既醒。而繩已縛臂矣。驚問何故如此。答曰。霎時汝即知之。遂擁上洋車。抵京畿軍政執法處後。有某某二要人往慰之曰。君在此稍候一二日。定有相當辦法。翌日。提出堂訊。問官曰。汝以國會議員資格。爲何私通白狼謀亂。鏡心厲聲曰。此事簡直是憑空造謠。要殺便殺。何必說這些鬼話。問官笑曰。現有許多謀亂證據。何謂鬼話。鏡心曰。既有證據。請拿來我看。問官叱令下去候審。似此冤抑情形。概可想見。鏡心被押數日。飲食起居。尙蒙優待。某日。忽奉到袁世凱命令。遂就義於北京行刑場。時民國三年九月事也。亡後十餘日。伊弟始聞噩耗。往收其屍。痛哭欲絕。聞者莫不流涕。伊母年逾八旬。今在原籍以農業養老云。

三張培爵獄

張培爵。字烈武。四川人。前清末季。肄業於川省講武堂。組織同志會。卽以勵行改革政治相號召。辛亥八月。武昌發難。湖南首先響應。培爵帶其子弟兵三十人。在重慶宣布獨立。其魄力雄厚。已可想見。彼時四川總督趙爾豐。尙擁重兵

。保守成都。警報傳來。遂派陸軍連長夏之時。領步砲兵百餘人。前往勸辦。迨兵抵重慶。培爵乃隻身出郭歡迎。當曉諸軍以大義。官兵同聲感激。願效死命。軍隊相繼入城。秩序井然。秋毫不犯。培爵與夏之時共組軍政府。培爵爲重慶正都督。夏爲副都督。同時成都反正。趙督授首。亦經公推尹昌衡爲四川都督。俟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培爵首倡統一全川計劃。敝蹙軍權。改任民政。旋復辭職。退爲平民。其讓德洵可風也。癸丑二次革命。民黨失敗。培爵因川路招股事。業已先期來京。寄居西城國會議員謝持家。迄未出都門一步。實與南方政變。無絲毫關係。乃袁世凱對於共和種子。不惜剷除淨盡。竟密令軍警赴謝宅搜捕。幸培爵聞風逃逸。步出永定門。乘火車赴津。避難法界。絕口不談政治。民國三年秋。有川人李某者。培爵之舊友也。密受袁政府命令。偵查培爵行蹤。相機逮捕。李某抵津後。遂日與培爵相周旋。感情極爲融洽。而培爵決不疑其爲追命鬼也。李某知事機已熟。託以組織實業團發起人名冊。請求培爵親筆簽字。擔任募股。培爵因事關同鄉生計問題。隨即署名。而李某並促培爵之至友周紹農學生朱培

麟等十餘人簽名於冊上。爲一網打盡之計。其居心亦太忍也。一日李某假津埠三不管登瀛樓宴客。培爵及周紹農等列席者八人。正歡飲間。軍警蜂擁而來佈滿街市。培爵等乃全體就捕。卽晚以特別專車遞解京師。交由京畿軍政執法處訊辦。加以全身繯縛。分押各號籠中。偵探以周紹農忠厚可欺。先將刑具除去。並付現洋兩元。以作飲食之用。翌日王獄官復親至籠中。向周表示好意。勸其供認張培爵等組織實業團。確係謀亂機關。如能照供。不但性命可保無虞。且有優差相報云云。周遂惑其言。迨堂訊時。直認張培爵謀亂不諱。及與培爵當面質証。渠仍矢口不移。培爵乃從容笑曰。老周你上了當啦。語短哀長。迄今言猶在耳。某日晨。黃風大作。飛沙走石。塞滿天地。是卽培爵等六人死義之期。（餘二人判無期徒刑）當培爵被綁出獄時。仰面嘆曰。天爲我變色。培爵雖死。亦可瞑目。周紹農則放聲大哭云。我被你們騙了。死而無怨。可憐害了烈武。九泉之下。何顏復相見耶。六人分乘驛車。出宣武門。直抵土地廟街行刑場。下車時。周紹農見培爵在側。不敢仰視。培爵笑向周曰。老周。你們大家被我連累了。今日同難

而死。是人生第一快事。少時携手同行可也。言罷。遂從容就義。時年三十有四云。

四仇亮獄

仇亮。湖南人。少以文學著稱。與唐才常甯調元齊名。號爲湘南三學士。前清光緒末葉。黃興在長沙創辦實業學校。爲革命秘密機關。亮被聘爲中國文學教授。即以灌輸歐西文化爲職志。故三湘人士富有革命思想者。皆亮鼓吹薰陶之力也。洎萍鄉亂起。亮投筆從戎。躬親戰陣。民軍失敗。亮爲清兵所捕。羈押於某軍官家中。某家有一婢女。年方及笄。性頗伶俐。素識仇亮名。聞亮被捕。甚訝之。旋乘夜靜無人。縱亮逸去。事爲某軍官發覺。竟將該婢立行杖斃。亦清季革命聲中之慘史也。亮脫險後。卽逃往日本。肄業於士官學校。課餘之暇。仍與汪兆銘等主撰民報。廣續實行鼓吹其革命事業。辛亥武漢起義。三湘首先響應皆賴亮苦心孤詣奔走運動之功。南北統一告成。亮偕其同志來京。組織民主報館。自任總編輯。對於袁世凱專制政策。口誅筆伐。不遺餘力。袁由是深惡之。癸亥之役。

民黨失敗。民主報隨亦被封。亮過返鄉里。不聞政治者年餘。民國四年春。亮應其同學統率辦事處唐某函召。瀕行時。其妻某氏。以時機未至。人心險惡。再三勸阻。而亮終因家計窘促。迫不得已。毅然入都。暫寓金臺旅館。連謁唐某三次。迄未延見。亮意亟沮喪。決計南旋。遂於臨行之前一日。以書辭唐。語多怨望。而殺機乃愈迫矣。某日晨八句鐘。亮由旅館赴前門東車站。買票南下。甫將登車。突有便衣偵探多人。向前拘捕。亮問何事。偵探叱曰。閻王爺請你吃點心。(槍斃俗名吃點心)遂連拖帶拉。直抵西單牌樓頭條胡同京畿軍政執法處。羈押於丙號籠中。逾兩星期。始提出訊問。以不得要領而罷。自春徂秋。堂訊奚止十餘次。問官對於亮圖謀內亂一罪。百般羅織。終無所得。殊爲焦灼。是年十月。予被逮至京。熟聞同難中人談及亮事。頗抱樂觀。僉以爲亮可望脫出虎口也。越數日。再提堂訊。忽發現謀亂信一封。該信名義上卽亮致唐某者。亮當堂向問官聲明云。亮從未寫過此種信件。定是有人偽造的。况案懸半載。唐在北京。果有此事。何以待至今日。始行提出訊究。問官語塞。亮復再三要求核對筆跡。問官均

置弗理。旋令退出。更越三日。正值早起。忽哭聲震動耳鼓。確自丙籠傳來。少時予在窗隙中望見一人五花大綁。滿面淚痕。詢諸難友。始悉卽湖南名士仇亮君執行死刑矣。亮家道寒素。遺妻某氏。尙在中年。子僅三齡。均不知所終云。

五羅偉章獄

羅偉章。四川人。少有胆識。尤富革命思想。前清末葉。假到北京營業爲名。在宣武門大街組織守眞照相館一處。爲實行運動革命機關。宣統元年春。中國同盟會首領汪兆銘。四川民黨鉅子黃復生。自日本返國。抵滬後。得偉章書。欣然徵服入京。寄寓守眞照相館。偉章素嫻炸彈術。日與兆銘復生密秘會議暗殺計劃。僉願犧牲性命。喚醒國人。公同決定炸擊清廷攝政王。爲實行革命第一步。遂安置重量極大之炸彈於什刹海西橋梁下。蓋攝政王由邸入朝必經之路也。不料事機敗露。偉章等同時被捕。發交刑部審問。三人爭先供認圖謀暗殺不諱。按當時清律。屬於十大逆罪之一。例應論斬。幸肅親王澤公深明大體。聯銜營救。僅判永遠監禁。偉章等得以不死。卽此一端。足徵滿清時代之黨案。其嚴酷殘忍。猶遠

遜於共和時代之洪憲政府也。是爲偉章清季之獄。辛亥改革後。偉章被釋出獄。鑒於民黨爭權奪利。自取敗亡。備覺寒心。決計脫離政治漩渦。專盡力於社會事業。一面糾集同志。發刊國風日報。一面繼續經營守眞照相館。急流勇退。偉章實民黨中之錚錚者。癸丑贛軍發難。南方函電。紛至沓來。偉章迄不爲動。固預料其必敗也。民國四年。籌安會發生。袁世凱對於民黨重要分子。必欲剷除淨盡而後快。凡有告密或卽逮捕者。概予以千金重賞。偉章所開之守眞照相館。有學徒趙二者。貪財好色。放蕩不羈。屢爲偉章所斥責。深滋弗悅。更羨袁氏重賞。遂引起害主決心。某日親詣京畿軍政執法處告發偉章謀亂。有黃興滙款信可証。該處立派軍警將守眞照相館圍住。窮極搜檢。果在抽屜中覓得黃興致偉章信一件。當將偉章逮捕送處究辦。羈押於乙號牢籠。翌日提出堂訊。問官叱曰。北京軍警森嚴。你竟敢私通黃興。公然謀亂。未免胆量太大了。偉章答曰。我是買賣人。只曉得做生意。他事一概不懂。問官乃出黃興信令偉章閱看。至此始悉爲趙二所陷。因偉章確識該函爲趙二筆跡也。遂請求問官速傳趙二當堂質証。適趙二領

賞心切。親到該處探詢消息。立即傳訊。偉章笑曰。趙二我待你不薄。爲何寫假信害我。趙二堅不承認。問官令伊二人當面核對筆跡。始証明該函爲趙二所寫。問官依誣告罪。雖將趙二判處徒刑。仍藉口偉章有革命嫌疑。還押入獄。當時該處有諺語云。錯拿了不能錯放。專橫非法。足見一斑。予是年被速解京時。偉章業已拘留半載。嗣後與予共同患難者更十越月。終日吟詩讀易。言笑從容。常人實不能效法其萬一。洎民國五年夏。洪憲失敗。袁氏滅亡。偉章始得二次恢復其自由云。

六 杭辛齋獄

杭辛齋。浙江人。學識兼優。素以道義爲重。清光緒間。主撰北京中華報。並與彭君翼仲合辦京話日報。發揮正誼。倡導文明。實爲中國新聞界之泰斗。當時袁世凱正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最爲西太后所寵幸。辛齋著論。常譏諷之。袁始識辛齋名。光緒三十一年春。黨禍甚烈。曰保皇黨。康有爲梁啟超主之。曰革命黨。孫文黃興主之。兩黨宗旨雖殊。僉爲清廷所深忌。而袁氏對於康梁一派。尤思

淨絕根株。免爲腹患。蓋袁卽保皇一分子。以戊戌賣黨而身致榮貴也。東安門外丁字街吉昌照相館。原爲保皇黨之秘密機關。粵人蕭某夏某主持之。旋以事機不密。爲偵探破獲。蕭夏被捕解津。袁氏親自審訊一次。立卽槍斃。翌日中華報大書特書曰。袁世凱槍決保皇黨。內有袁督親自提訊時。該黨人供詞慷慨。審問未終。袁已汗流浹背等語。袁氏閱此。能勿悚然。未幾袁世凱藉口杭辛齋彭翼仲同謀煽亂。防害治安。奏請清廷拿交刑部治罪。辛齋與彭君皆被逮。中華報京話日報。相繼查封。彼時袁威權已熾。定欲制辛齋等死命。幸外城警察廳長朱桂莘誓死援救。僅判辛齋徒刑五年。彭君則發往新疆効力贖罪。民國成立。辛齋始得恢復自由。元年被選爲衆議院議員。國會開幕。質問宋教仁案。反對違法大借款。辛齋均列首銜。其威武不屈精神。始終弗懈。癸丑民黨失敗。立法機關中斷。辛齋仍執新聞事業。任上海某報駐京訪員。民國四年十二月。洪憲帝制。行將發表。政府對於在京民黨中人。異常注意。某日統率辦事處接到匿名報告云。杭辛齋組織謀亂機關。卽日起事等語。該處立派軍警多名。往杭宅搜捕。適辛齋拜客未

回。軍警翻箱倒篋。並將院地掘深數尺。所謂謀亂之證據。絲毫未獲。卒携辛齋相片以去。尋至李鐵拐斜街三元店門首。值辛齋乘車返寓。遂卽就捕。解到京畿軍政執法處後。始押於丙籠。翌日改押乙籠。予得辛齋爲難友。固十分慶幸。而辛齋更勸予等曰。吾輩居此囚籠。如在墓中。然墓中人。不能談話。不能飲食。不能似今日之奕棋學易。實較墓中人快樂多多也。至理明言。辛齋真善處患難者。過數日。始經堂訊。問官曰。杭先生這幾天受屈了。辛齋厲聲答曰。死尙不足懼。何云受屈。但問杭某身犯何罪。這樣大驚小怪。調動軍警。請明白宣示。免得糊塗死了。問官無詞以對。須臾笑曰。都是大總統的命令叫我們辦。我們實不能作主意。暫且下去候着吧。經茲一度之訊問。遂爲無限之拘留。從此研究易理。終日不倦。關於天地造化之精微。頗有心得。同難諸人。愛之如家長。敬之如嚴師。其道德學問。洵足以深入於人心。洎洪憲取銷。合肥組閣。京畿軍政執法處奉令裁撤。辛齋始得從容出獄焉。

七張秀全獄

張秀全。山西人。偉軀幹。膂力過人。年十七。從父經商於南洋各埠。積蓄頗豐。清光緒間。游日本。入同盟會。與蔡松坡最相善。贊助黨費。常以數萬計。辛亥三月。黃花岡之役。秀全駐香港。主軍需。事敗。僅以身免。秋八月。武昌起義。秀全適返滬濱。與朱瑞黎天才等共謀滬甯獨立。作武漢之聲援。蘇常相繼光復後。充江蘇援鄂軍副司令。南北和議成立。軍隊改編。擢升南京第三師旅長。授陸軍中將。民國二年春。宋教仁被武士英刺殺於滬甯車站。秀全曰。從此國家多事矣。首先建議討袁。洋洋數千言。將士多爲流涕。黃興優柔寡斷。竟不能用。秀全遂憤而辭職。偕其夫人葉筱筠女士游歷英法比義。再不與聞革命事。民國四年三月。由南洋回國。寄居上海四川路。秀全經營實業。日與中外商賈相周旋。葉女士則任中西女學校教授。以故收入頗豐。夫妻優游滬上。直與政治惡潮流。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也。泊籌安會發生。袁世凱日以羅織黨人爲能事。知秀全材。不爲己用。乃懸賞二萬金。購其首級。是年十月。有上海會審公堂譯楊某者。秀全舊友也。羨袁重金。勾通中央駐滬偵探劉大砲。陰謀所以陷害秀全之術。

楊某固粵籍。久居滬。其住所屬美界。距華境僅半英里。地勢上已得天然之便利。某日致函秀全云。組織公司事。前途頗出十萬元。惟詳細章程。亟待規定。務於卽晚十句鐘。惠臨敝寓一談等語。似此幣重言甘。秀全雖聰穎。烏能識破其鬼祟伎倆。屆時如約前往。甫至楊某門首。突有便衣偵探十餘人。蜂擁而來。秀全知有變。大喊救人。一聲卽仆。適當夜靜人稀。故得從容拖至淞滬警察廳矣。到廳後。逾半小時。秀全漸甦。舉目訝曰。這是來到甚麼地方。爲何滿身都是鮮血。值劉大砲在旁答曰。這是中國警察廳。隨將刺刀扎立棹上曰。這就是要你命的東西。秀全及此方知被捕。並覺頭部傷痕甚痛。先是秀全呼救時。偵探恐爲租界巡捕所聞。乃以刺刀擊之。立卽昏倒。此種殘忍強搶行爲。眞盜賊之弗若也。翌早。外國包探因葉女士之陳訴。逕赴警廳調查眞象。徐廳長已先將秀全藏匿地密中。該包探以不得要領而去。卽晚。密用小火輪解至南京。羈留於軍署執法處。當時馮前總統正任江蘇督軍。聞秀全至。除派某副官前往慰問外。並電請中央。力爲緩頰。奈統率辦事處。仰體袁意。堅執弗允。且催促解京訊辦之電。相繼而

來。江蘇當局因援救無效。遂於十一月某日解秀全到京。交由京畿軍政執法處審問。是日午後二時。予正與羅君偉章談話。偵班者告予等曰。今天上海又解到一個重要差事。或者押在乙號籠裡來。少頃。偵班者扶一人入。身着西服。血跡猶存。向前與予握手。予大驚訝。始悉卽予之同志張君秀全也。晚飯後。秀全詳述其被捕始末。同難中人。莫不髮指。連日堂訊數次。問官故意周內。性命幾瀕於危。幸蔡松坡藍天蔚等紛電營救。始得稍延時日。泊十二月二十五日。雲南起義。松坡通電討賊。袁世凱以銜恨松坡者。遷怒於秀全。至此遂不免於難矣。凡京畿軍政執法處被押之人。均以每日早九時爲鬼關。是爲提出行刑時間。度過此關。始可希望多活一日。因該處例不宣判。死刑徒刑。當事人殊不能預知也。民國五年一月六日。乙號籠中被押者。僅有羅君偉章杭君辛齋予及秀全四人。是日晨起甚早。羅杭二君。對坐閒談。秀全執帚掃地。予自對窗隙外望。約八時許。見專司拘命之呂某。向乙籠而來。予忖曰。我輩死期至矣。予耶。秀全耶。辛齋或偉章耶。四人中必居其一。尤以予及秀全爲最險。語云生死關頭。此其時也。呂

入。喚秀全曰。請張先生過堂問話。秀全棄帚。顏色頓變。問杭君曰。辛齋。今日過堂爲何這樣早呀。杭君答曰。秀全。死在目前。君還作夢。大丈夫去則去耳。這種非法世界。何須戀戀。秀全冷笑曰。余非怕死。實以不得與彼筠一言話別爲憾。遂與予等一一握手而出。比及行刑場。從容就義。聞其屍骸。當由藍天蔚等備棺殮葬云。

洪憲慘史



八 余國楨獄

余國楨。河南人。性情溫和。素抱革新思想。前清宣統元年。畢業於本省優級師範。奏獎中書科中書。國楨辭不受。歷充武昌中學師範等校教授。專以培植青年鼓吹革新爲己任。辛亥八月。鄂垣首義。各省紛紛響應。國楨偕同志返豫。組織機關部於開封。密圖舉事。謀洩失敗。殉難者十餘人。國楨僅以身免。乃往投豫省匪首王天縱。說以復漢大義。王爲所動。集合黨羽。得三千人。王自稱豫軍總司令。委國楨爲參謀。通電宣布獨立。連陷豫西數縣。聲勢頗振。汴南北和議告成。王應命入都。袁世凱賜名建忠。聘爲公府顧問。國楨無心仕進。歸里奉親。時民國二年事也。及四年春。袁決心謀帝制。知王天縱性殘嗜殺。可爲己用。任爲京師一帶稽查處處長。專以羅織黨獄爲職務。王隸豫籍。故以豫省人士受害爲最烈。是年十月。國楨任某縣高小學校校長。突有豫人蔡秉章。詣校拜訪。言受黃興委任。到豫招兵。特來求教云云。國楨叩以民黨計劃。蔡侃侃而談。頗中肯綮。遂訂交焉。越數日。蔡以黃興名義。委國楨爲招兵委員長。假該校爲辦事機

關。偽造關防。秘密進行。鄉民無知。應募者頗衆。就中如劉子純等十一人資格較優。均分別委以營長參謀等職。網羅已成。國楨等尙茫然不自知也。某日上午十句鐘。蔡託發餉爲名。召集會議。赴約者僅國楨及劉子純等六人。餘均未到。（或是命不該死）正值興高彩烈之際。忽有軍警數十名。一擁而入。立將國楨等六人逮捕。搜出偽關防偽委任狀無算。惟蔡秉章。雖爲主謀倡亂之人。竟得從容逸去。蓋蔡即王天縱所派之秘密偵探也。翌晨。被捕之六人。概加以全身刑具。由京漢火車押赴北京。逕交京師一帶稽查處。略訊一次。隨即函送京畿軍政執法處。請照內亂罪。一律處以死刑。予尙記該六人係於十二月某日下午一時解到。國楨押入乙號籠中。劉子純等五人分押他號。國楨與予等握手爲禮。態度從容。一見而知爲民黨健全分子。旋對予曰。我等此次解到北京來。純是被惡偵探騙了。不知尙能昭雪否。予詢得其被捕始末。乃慰之曰。君等既到此處。只好混了一天說一天。前途如何。以聽天由命爲是。卽晚。國楨與予談論辛亥革命事。慷慨激昂。餘勇可賈。夜半。始就寢。予則直達天明。未能安枕。蓋深惜國楨材。不殉

清季開封之役。而死洪憲匪徒之手。斯固國楨之不幸。亦古今人才。所同慨也。越日。堂訊一次。六人同聲呼冤。劉子純並泣請添傳蔡秉璋。到案對質。以明真相。問官意似首肯。國楨等頗抱樂觀。然予被押已久。深悉此種案件。絕無毫絲倖免之希望。大凡京畿軍政執法處宣布死刑之案。例於堂訊翌日。備文呈報統率辦事處。核准後。方可執行。多則五日。少則三日。是爲被難人生死猶豫期間。倘能渡過一星期。性命危險。逐漸減少。某日。卽六人解到之第四日晨。國楨笑向予曰。我們的案情。似乎不甚要緊了。究竟年前能否開釋呢。予亦笑應之曰。此事如何。須再過三兩天。當可解決了。正言談間。忽聞車聲隆隆。止於戶外。同難者羣相駭懼。因車來既衆。刑人必多。固已數見不鮮。少頃。提差呂某。果至籠外喚曰。誰是余國楨先生。請出來。國楨問何事。呂曰。今天送你們回家過年去。國楨乃向予等告別。面帶喜色。惟予等相視無言。皆默識我青年中。今日又弱了一個。約逾二小時。詢之值班者。始悉國楨等六人。均載往行刑場。同時就義。時在雲南護國軍興之前一日云。

九李宗勳獄

李宗勳。山東人。京畿軍政執法處守衛隊之排長也。粗識文字。精於拳術。素以服從長官命令爲天職。民國四年九月某日。該處董副官持雷總長(震春)手諭。面見宗勳云。今天護國寺棉花胡同何宅搬家。何是天津人。跟總長交情很好。現奉總長諭。叫咱們帶一排兵。前往照料一切。我僱大車去。快快預備動身吧。宗勳以爲既有命令。當然是官差無疑。隨將全排兵士召齊。列隊而往。及到何宅門首時。董已先至。董帶兵逕入內室。翻箱倒篋。盡力搜尋。毫無違禁物品。衆兵曰。既來搬家。何須這樣費事。趕緊裝車才好。霎時八輛大車。滿載而歸。當窮搜時。院中有一老嫗。年逾七旬。跪地哀求饒命。蓋老嫗並非何姓。實即首舉義旗推倒洪憲蔡公松坡之母也。先是袁世凱亟謀帝制。對於民黨重要分子。時懷疑懼。尤注意松坡之才識毅力。以其恪恭奉命。殺之無名。遂納唐某之計。密令京畿軍政執法處董副官等。有能陷害蔡鏗成功者。予以十萬金賞。董本貪財浪子。固願效命。迺經營多日。居然勾結蔡之女僕爲內應。暗將炸彈數枚。運入廁所。俾

作松坡謀亂之証。是前三日事也。詎料蔡之注意。一如袁氏。每日回宅。先將房屋內外。查視一週。始敢休憩。殆已成爲慣例。某日。自公府歸。竟發現數枚炸彈於女廁。松坡不動聲色。立時運往僻靜處。埋置土中方回。彼時松坡宅內。除老母外。僅有男女僕各一人。男僕隨從多年。決無貳心。惟女僕僱來。尙不及兩月。松坡見其舉止倉皇。迥異平日。審知該女僕卽爲害己之內奸。因詭言友家用人。立時遣去。越日。軍隊搜查之事作。所謂何宅。所謂搬家。均董副官之託詞耳。而宗勳及全排兵士不知也。當日事出後。松坡尙在總統府中辦公。因友人以電話通知。立卽回家。探詢真相。始悉被京畿軍政執法處之軍隊。搶掠一空。老母臥牀呻吟。以目視松坡曰。吾兒犯了甚麼大罪。把家都抄了。松坡再三安慰。良久。始回至公府。覲見袁氏。陳訴被抄情形。袁知事已完全錯誤。勃然大怒曰。他們反了。你放心下去。我自有辦法。松坡退出後。袁立傳雷震春問話。雷到府時。袁拍案大罵。勒令將全排兵士。按強盜罪。一律處以死刑。卽晚。雷坐堂親訊。宗勳力言奉有總長手諭。並由董副官引導。我們分屬軍人。不敢抗命。至

於錯與不錯。那全是長官的責任。我們一概不知。雷語塞。吩咐暫行收禁。計被押者。宗勤董副官及什長劉某等共十一人。翌晨。各該家屬男女老幼數十名。齊赴棉花胡同。跪求蔡老太太開恩援救。當將所運物件。全數送還。松坡迫於母命。親詣京畿軍政執法處。謁雷緩頰。雷乃拒而不見。松坡忿甚。然亦無如何也。某日早九時。宗勤等十一人。綁赴行刑場。執行槍斃。沿途家屬戚友送別者。約百餘人。哭聲震天地。實近數十年來未有之慘劇。聞宗勤臨刑時。三呼皇天而斃。死後二日松坡遂出亡日本云。

十 崔啟勳獄

崔啟勳。京兆宛平人也。好學工書。素懷奇志。惟資緣乏術。年逾三十。尙以販書爲業。民國元年。國民黨本部成立於北京。因某君之介紹。得任庶務員。遇事誠樸耐勞。頗爲同人所稱道。湖口之役。民黨失敗。團體解散。啟勳賦閒家居。日觀袁氏失政。常懷憤懣。終以手無斧柯爲憾民國三年夏。投入警界。充西城某區巡長。四年。以偵捕盜賊功。擢升警官。是時籌安會發生。各省勸進表章。直

同雪片飛來。共和命運。不絕如縷。啟勳慘念國事。憂心如焚。偶至睡夢中。常大喊殺賊不止。同事者頗畏之。某日。正在休息時間。忽提筆慷慨書曰。

匹夫創共和。孫中山不愧中華先覺。

總統做皇帝。袁項城真乃民國罪人。

寫畢。如廁小解。歸屋時。徧覽原稿。乃竟不翼而飛。啟勳以爲筆墨遊戲。何須介意。隨即上班料理公務。某巡長者。啟勳之同鄉友也。爲人陰險成性。素好與人爭功。尤忌啟勳材。耻居已上。思有以中傷之。是日偶往休息室閒坐。瞥見案上有字紙一篇。書法甚工。語言荒謬。知爲啟勳所寫。不禁喜出望外。如獲珍寶。迺赴京畿軍政執法處告發。該處立派軍隊十餘名。逮捕啟勳。到案究辦。翌日堂訊時。問何故謀反。啟勳曰。身充警官。焉敢謀反。不過偶失檢點。寫了幾句糊塗話而已。越數日。晨八句鐘。奉到袁政府執行死刑之命。當囚車抵宣武門時。觀者如堵。啟勳乃大聲疾呼曰。奉勸諸同胞。當今之世。有子弟者。千萬莫教他讀書。千萬莫教他寫字。我這是讀書寫字的結果。其言詞悲慘。路人多爲流涕。

迨至行刑場。連飲數彈而亡。時人皆稱爲洪憲文字獄云。

十一 林逸民獄

林逸民。福建侯官人也。幼時讀書。過目成誦。塾師奇之。稱爲神童。年十四。游泮水。會科舉廢。遂肄業於福州船政學堂。習法文。畢業後。留學日本。加入中國革命同盟會。與趙聲最相善。趙江蘇丹徒人。黃花岡死難烈士之最著者也。辛亥三月。廣州之役。逸民任軍需部長。失敗。逃往法國。歷游里昂巴黎各專門學校。關於工商實業。頗有心得。終以資斧缺乏。未獲實地研究。引爲憾事。洎武昌起義。逸民回國。任滬軍都督府參贊。陳其美頗倚重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簡充交通部司長。南北議和後。解職入都。袁政府聘爲諮議。旋就任京漢鐵路總局站長。民國二年。宋案發生。違法大借款成立。北軍南下。風潮益趨險惡。逸民慨然曰。元首殺人。道德倫常。掃地以盡。克強（黃興）無用。空望調停。吾黨從此無瞧類矣。乃忿然差辭回閩。決不預聞天下事。閉戶著書。越數寒暑。民國四年十一月。因組織新學書社。由滬到京。招集股款。寓西河沿宴賓旅館。一

日午後。有高某者。京師一帶稽查處密探。逸民之舊友也。詣館拜訪。約赴煤市橋泰豐樓晚膳。逸民堅辭弗獲。遂即偕往。詎料高某心懷叵測。暗將孫文委任狀。乘隙置其衣袋中。以爲圖賞邀功地步。飯後。逸民歸寓。整理行裝。預備剋期旋閩。是晚十句鐘。突有軍警十數名。闖門而入。齊聲曰。搜。搜。果在衣袋中。查獲委任狀一件。乃舉首相慶曰。此真革命黨也。立將逸民逮捕。擁上騾車。直抵京師一帶稽查處。處長王建忠卽王天縱親提訊問。笑向逸民曰。咱們都是老同志。今天你既謀亂。我是不能不按着公事辦。逸民曰。你既是同志。爲甚麼甘作袁家走狗。做這些賣友求榮的事。王曰。識時務者爲俊傑。你們不達時務。甘心謀亂。所以我祇好分道揚鑣。你既是受了孫文的委任。究竟機關設在何處。同黨俱是何人。按實話說。我還可以設法救你。逸民罵曰。匪首王天縱。你既定計陷害我。那有救我的道理。若問機關。就是新華宮。若問同黨。除爾賊子外。全是我的同志。王怒呼打。逸民仍倔強不屈。拘留二日。迺送京畿軍政執法處矣。逸民到該處後。押入乙號牛籠。適與予爲同難。因詢其被捕事甚詳。翌日堂訊二

次。逸民力言被王天縱等裁臧誣陷。懇爲昭雪。問官畧詢數語而罷。逸民自被逮以來。言笑從容。不變常態。予等久居寂無聊賴之中。得此良友。每日或奕圍棋。或談戲曲。或習方言。黑暗世界也。一變而爲世外桃園。歡忭情形。莫可言喻。况逸民被誣有據。證諸羅君偉章先例。實無意外之虞。故同難中人。尤抱樂觀。十二月某日晨。約八時許。偵班者忽對逸民曰。林先生昨晚唱戰太平甚佳。何妨再演一齣。予聞言甚訝。知逸民已屆殉難之期。而伊尙不以爲意也。少頃。提差呂某入曰。林先生。快請出來。過堂問話。逸民曰諾。瀕行時。乃以法語詢予曰。何事這樣早。予亦以法語應之曰。請君先行。我輩將會見於地下也。逸民唯唯。含笑而去。隨卽就義於行刑場。迄今時越數年。家中或未悉其死耗云。

十一 劉藝舟獄

劉藝舟。別號木鐸。湖北江夏人也。性豪爽。尙俠義。夙抱維新宗旨。清光緒間。留學日本。習法政。畢業回國。歷充京師大學及保定法律等校教授。目覩清朝失政。怒焉憂之。謂非實行革命。不足以救亡。非喚醒同胞。不足與革命。乃辭

教授職務。與王烈士鐘聲。編演新劇。以現身說法。倡導文明。聲噪京津。社會風俗。爲之一變。實爲中華新劇界之泰斗。辛亥八月。武昌首義。藝舟與其同志李統球等。知時機已至。遂赴奉運動。擬作東北民軍根據地。未果。復往煙台。召集決死隊千餘人。進陷登州黃灘各縣。清兵望風而靡。聲勢擴大。燕京震動。未幾。宣統退位。共和告成。藝舟慨然解散民軍。仍置身於社會事業。爲監視政府啟導民志之運動。民國四年春。青島交涉起。藝舟激於義憤。由日歸國。上書政府。死力抗爭。五月七日之亡國條約雖成。然苟延殘喘以至今日者。未始非藝舟首倡反對之力也。是年冬。蔡松坡起義雲南。抗拒洪憲帝制。藝舟與統球適居京師。目擊風潮險惡。預爲避地之計。某日晨。正值整理行裝。突來軍警百餘人。將房舍包圍。窮極搜檢。然關於謀亂証據。違禁物品。毫無所獲。藝舟統球怒氣填胸。方質問問。而身體已爲非法逮捕矣。解至京畿軍政執法處後。分押於甲丙籠中。翌日堂訊時。藝舟問何故捕我。問官笑應之曰。現時外邊很亂。在這裡住幾天。免得危險。至於案情如何。查明再說。下去候審罷。洪憲時代。慘無人

道。於茲可見。予乃久慕藝舟之名。曾於前清末葉。在京師天樂園。觀其與鐘聲合演新劇。悲歌慷慨。頗足引起一般人愛國觀念。及同遭慘獄。羈留咫尺。相見無緣。洵爲憾事。藝舟自被逮以來。數瀕於危。知難倖免。每日或唱皮黃。或歌漢調。自尋樂趣於苦境之中。雄心毅力。窮且益堅。尤令人欽佩不置。計在押五閱月。洪憲取銷後。乃得恢復其自由云。

十三李統球獄

李統球。原名斌。山東濟甯人也。少倜儻。負大志。家貧讀書鄉塾間。悅太史公游俠列傳。常百讀不厭。每至奸雄喪膽。烈士捐軀。輒愴然涕下。其志行高尚。概可想見。前清庚子秋。拳匪肇禍。蔓延於長江黃河流域。濟甯南北通衢。受害最烈。統球以書生困於鄉閭。觸目警心。知國家從此多事。欲圖補救而無良策。慨然廢寢食者久之。乃投筆藏書。遨遊於中州江漢之間。遇少林名師。習拳腳術。盡得其技。簡練揣摩。遂成名手。光緒末葉。肄業於山東武備學堂。旋改爲陸軍學校。歷小學中學入伍生隊。先後凡十年。辛亥武昌起義。全國震動。統球乃

喟然曰。漢賊不兩立。愛國男兒。詎可漠然坐視耶。遂單騎往見六鎮統制吳祿貞。談論竟日。感情極洽。當蒙委託爲總代表。專事聯絡南北同志。預備在保定響應。以斷絕清軍之後路。不幸吳公被刺。計劃失敗。統球乃繞道赴漢陽。謁黃興。面陳北伐方略。頗中肯綮。黃任爲總指揮及軍務部總教練等職。旋改委獨立混成旅旅長。其治軍之嚴。應戰之勇。民軍中殆無與匹。癸丑之役。黃興倡義於南京。復任統球爲山東總司令兼北五省副司令。失敗後。亡命日本。民國四年春。中日交涉起。統球釋閹牆之嫌。歸國禦侮。謁袁項城。條陳救國大計。項城一見傾心。嘆爲奇才。密令到魯招集舊部。爲中日開戰之預備。及交涉解決。聘爲軍事諮議。陽加禮貌。而陰實監視之矣。夫愛之極者忌心生。忌之極者殺機伏。冰炭不相容。薰蕕不同器。卽項城與統球之謂也。嗣洪憲將成。偵探密佈。袁氏以京畿軍政執法處爲屠人場。無辜平民。遇害者日以數十計。統球與其至友劉藝舟遂亦同時就捕。迭經處長雷震春親提訊問。終以不得要領而罷。未幾。雲南首義。南方各省。紛紛響應。袁氏仇視民黨之心。有加無已。一時助桀之流。仰承意

旨。定欲置統球於死地而後快。某日。正值午飯。王獄官親往撫慰。乘間置毒於食中。爲實行暗殺之計。幸得衛兵王某從中佑護。計遂不果。嗟呼。洪憲殘暴。烈於虎狼。統球之不死。蓋亦僅矣。袁氏逝世之前一夜。統球夢率齊魯健兒。圍攻新華宮。破扉而入。卒獲袁氏。揮拳斃之。翌早爲諸難友正述夢中擊賊狀。俄傳袁氏殞耗。獄中歡聲雷動。噫。袁氏之亡。殆天道爲公之表現。絕非人力所能爲也。洎合肥組閣。黃陂繼任。統球始得恢復自由云。

十四 李亞東牛游塵獄

李亞東。河南人。民黨鉅子也。辛亥武昌起義。任鄂豫招討使。當時豫南一帶。土匪蠡起。民不聊生。亞東借其參謀牛游塵。率兵彈壓。撫綏流亡。地方賴以保全者數萬戶。遣愛鄉邦。厥功甚偉。民國成立後。亞東淡於名利。退隱林泉。終日與農圃爲伍。人皆不知其爲革命健將也。洎宋教仁被刺滬上。武(士英)應(夔丞)遭擒。袁政府之罪惡。暴露天下。亞東乃忿然曰。吾黨其速起。否則欲爲匹夫。不可得也。乃之滬。會黃興。力主起義討袁。爲先發制人之計。黃不能用。

亞東乃藉口經營實業。匿跡申江。仍與政治惡潮流。完全脫離關係。嗣癸丑之役。袁氏以急進而戰勝。民黨以緩發而失敗。知名之士。如寧調元等因革命嫌疑被害者。較滿清時代。多至百倍。即退爲匹夫之張培爵林逸民亦不免於難。亞東可謂知機之士。而袁氏詎能忘情於彼耶。民國四年春。有上海商人某甲。約亞東赴黃浦灘。調查出口貨物。亞東以爲商家常事。遂偕牛游塵前往。某甲已先爲預備一插日旗之輪船。傍岸守候。三人登船後。汽笛一鳴。直開往製造局（卽上海鎮守使署）去矣。迨抵岸時。當有憲兵數人。攙扶亞東游塵下船。及此。始悉被偵探誘捕。然亦無可如何也。少頃。押至上海鎮守使署。繫以驟綫。遂拘留於看守所中。逾二日。遞解南京警察廳。略訊一次。卽轉送京畿軍政執法處審辦。及予被陷解京。適與游塵同囚一室。得悉伊等已羈留數月矣。問官誣以勾結白狼謀亂等罪。案情頗爲重大。幸賴袁君乃寬念同鄉之誼。竭力援救。故亞東游塵均得苟延殘喘。未及於難。然兩君所受之無限徒刑。將逾十月。袁氏敗亡後。始獲同時出獄云。

十五方亞凡獄

方亞凡。湖北人。年十六。畢業於武昌中學校。辛亥革命起。召集同學二百餘人。投効鄂軍政府。組織北伐學生軍。亞凡爲隊長。漢陽之戰。民軍敗北。學生陣死亡殆盡。亞凡彈傷左臂。幸未殞命。南北和議告成後。傷勢就痊。遂升入本省高等學堂。仍繼續其未竟學業。泊宋案發生。民黨積極圖鄂。以傾覆袁氏代宋復仇爲目的。爰於民國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發難於漢口。總司令李雨霖率敢死隊三百餘人渡江。攻入武昌。彼時亞凡與同學黃汝明等爲內應。鄂軍因得奸人告密。早有準備。酣戰至三小時之久。敢死隊傷亡枕藉。幾無一免者。惟雨霖及亞凡等數人。因受日人保護。始獲出險。亞凡逃往上海。晤予於各省議會聯合會事務所。同志見其流離困苦。多厚贈之。從此天涯南北。一別數年。生死存亡。不遑聞問。及民國五年春。予被押於京畿軍政執法處。已歷數月。某日晨。予赴廁所。突見壁上書有白字云。樹丞先生呀。亞凡昨天亦來了。予始知亞凡被捕。而內容殊無由探悉也。越日。有川人黃某者。先羈於甲號籠中。因與同難口角。遂改押於

乙號。予見黃某至。急詢亞凡狀。黃云。方君亦在乙號拘押。到此不過四日。聞在上海英租界。被偵探設計誘捕。案情關係重大。恐難倖免等語。予自得此消息。倍覺不憚。每日晨起。尤爲亞凡擔憂。然恨無起死回生之術。以救我少年故友於咫尺也。某日早九時。忽聞人喊馬嘶。聲音嘈雜。同難中人。相顧失色。少頃寂然。微聞值班者云。今天出順治門的。(行刑場在宣外土地廟街故云出順治門)真是不少。可惜甲號姓方的學生。死的實在冤枉呀。予聞言哀痛者久之。翌日。探悉亞凡就義時。三呼共和萬歲。仰天而斃。嗟我青年。復弱一個。悲夫。

十六左憲章獄

左憲章。山東人。少有膽畧。好馳馬試劍。年弱冠。以俠義聞。鄉鄰有鬪者。輒被髮往救。一言而糾紛立解。辛亥革命起。憲章慨然以光復漢業爲己任。投入烟台民軍。充連長。登黃之役。勇敢善戰。以功擢升營長。未幾。南北和議告成。民軍遣散。就任魯省某縣保安隊正隊官。歷年緝捕盜匪。極稱得力。民國四年夏。籌安會發生。一意鼓吹帝制。凡辛亥有功民國之人。悉成亂黨。斯時適有某某

密呈統率辦事處。舉發憲章通匪殃民勒捐肥己等罪狀。該處遂急電山東督軍實行逮捕。歸案訊辦。當公文到縣時。憲章自問坦白無私。立請就逮。惟其部下二百餘人。聞訊大譁。僉主張自由行動。抵抗亂命。經憲章再三曉以服從大義。衆怒稍解。而憲章隨即械送京師。交由京畿軍政執法處審問。堂訊數次。所謂通匪勒捐。均屬捕風捉影之詞。毫無確據。獄久不決。於是年十月被護解京。拘留乙號籠中。適與憲章爲同難。相處數月。感情極爲融洽。洎民國五年一月。洪憲帝制。行將失敗。京畿軍政執法處王獄官。因念憲章同屬軍人。且服其慷慨仗義。屢向政府方面疏通。請求省釋。當經統率辦事處派委員徐某。赴憲章原籍查辦。該委員嗣於三月回京覆命。略謂憲章雖無通匪實據。而其部下數百餘人蠢蠢欲動。一旦回籍。恐不免別生枝節云云。呈文用意極險。寥寥數語。已足制憲章之死命而有餘。某日晚。王獄官循例到乙號點名。笑向憲章曰。我先給左先生報一個喜信。查案的委員回來了。聽說查得很好。大概這幾天就可以出去。到外邊還要吃您的喜酒哪。憲章聞訊甚喜。卽同難諸人。亦深爲慶幸。蓋自予羈留半載已來。

尙未見有一人。能安然脫出虎口也。如其有之。當自憲章始。而執意仍有大謬不然者。某日晨。約八時許。憲章臥猶未起。忽提差呂某至。高呼曰。左先生。左先生。快起來。回家了。憲章突自夢中驚醒。呼曰。今日果無罪而死耶。然憲章武夫也。雖生何濟。願諸君爲國珍重。永保健康爲祝。乃與予等一一握手。含笑而別。少頃。遂就義於行刑場。時年三十有六云。

十七傅萬年獄

傅萬年。又名萬珍。字聘三。奉天輝南人也。幼有異稟。雖僻處東陲。文化未啟。卽有大志。思馳騁中原。以澄清天下爲己任。年十六。隻身赴京師。維時輪軌未通。間關跋涉。辛勤得達。遂肄業於求實中學。旋考入京師第一優級師範。畢業後。回奉服務。歷充師範高等中學等校教授。萬年恫於外患憑陵。內政窳敗。清廷日以文告愚天下。無刷新之望。乃一變而爲激進主義。以革命爲職志。號召於東省。故辛亥革命之役。奉吉東北各縣迭爲響應者。萬年提倡之力居多。獨憾東省民氣積弱於威暴之下。不能一瀉千里。大竟厥功。則亦地勢上歷史上之關係

。所謂有幸有不幸耳。壬子南北統一。朋儕咸以出仕選舉相聳動。萬年澹如也。以爲官僚積習未除。軍閥勢力猶在。民治前途。未云樂觀。與其同流合汙。儉息宦海。無甯啟發實業。猶可稍裨民生。於是創辦富國全益兩煤礦公司。組織完善。成效昭著。迄今仍有蒸蒸日上之勢。旋與姜君廷榮等倡辦華富殖業銀行。東省人士。競相趨附。各縣商會加入者五十餘處。所集資金達二百萬元之譜。垂開幕。而禍發焉。先是姜君等創辦華富銀行時。以某巨公爲鄉前輩。推之主全局。而某巨公官僚積習過深。屢以私人要索。與萬年爲交換條件。萬年以銀行爲社會事業。股本爲公共所托。不之應。某巨公見技不售。且忌萬年集股甚多。大得股東信用。將來弗便私圖。因悉萬年夙抱革命主義。遂生陷害之心。嗾使孫某僞造函據。密報統率辦事處云。萬年與蔡松坡匯軍費洋十六萬元。並謀在奉天起事。反對洪憲。萬年乃以民國五年二月一日在奉天華富銀行就逮。械送京畿軍政執法處。羈押於乙號籠中。與予同難者五閱月。卒以証據不確。經萬年當庭辨詰。得以申明其誣陷之狀。未涉大難。嗣於是年六月洪憲帝制潛消。京畿軍政執法處之淫威

稍減。而奉省各法團復聯電營救。萬年始有更生之望。某日晚。將就寢。忽得省釋消息。同難均爲慶幸。多以香火草寫家書。託其秘密攜帶。萬年慷慨仗義。忻然允諾。翌日。午飯畢。果奉到開放之命。萬年甫出籠門。而所帶信件。竟被惡役悉數搜去。頃刻間。繫以雙錄。再囚於甲號籠中。肆意虐待。無微不至。逾一星期。始獲二次出獄云。

十八詹天雁獄

詹天雁。字鳴霄。安徽人。畢業於上海南洋公學。嫻英語。辛亥革命。有功於國。共和成立後。寄居滬上。充某洋行繙譯。民國五年四月。因與雲南政府介紹軍火嫌疑。爲中央密探偵悉。連解京畿軍政執法處。先押於丙號籠中。逾二日。因事改押於乙號。斯時滇軍起義。業歷數月。禁中苦不得真消息。同難諸人。均極焦灼。聞天雁新自南來。同聲歡迎。爭詢交戰狀。天雁答以袁軍師長馬繼增陣亡。湘督湯壽銘。川督陳宦。爲部下所迫。已宣布獨立。將見民國復興。洪憲天亡等語。同人聞之。鼓掌稱善。予幽囚半載。忽得此一綫生機。三復天雁之言。猶

以爲癡人說夢。未必果有此大快人心事也。天雁解京後。連日堂訊三次。微聞依內亂罪。判處死刑。並奉到統率辦事處核准公文。將於二日內執行槍斃。予聞信悲然。既爲天雁抱杞憂。更疑洪憲天亡說。爲傳聞之誤也。乃闔三四日。絕無行刑消息。同人深爲詫異。嗣詢之某值班者。始悉段合肥已應袁氏召命。回京組閣。首先停止非法裁判。以爲調和南北之前提。故天雁適逢其會。未及於難。然生死之機。間不容髮。迨袁氏敗亡後。始得完全恢復自由。僉謂天雁之獄。實不幸中之大幸云。

十九 張鈞獄

張鈞。字伯英。河南新安人也。天性豪爽。夙不喜尋章摘句之學。年弱冠。置身軍界。後畢業於保定陸軍速成學校。因與段合肥。有師生誼。段固總辦該校者也。清光緒間。伯英投効陝西。充新軍管帶。旋擢升標統。辛亥八月。武昌起義。陝西民軍首先響應。佔領西安。繼陷潼關。伯英奔走運動之力也。南北統一後。改任第一師師長。民國三年春。袁世凱決心謀帝制。因陝督張鳳翔功在民國。不

利於己。乃以陸建章代之。而伯英遂連帶辭職。奉令照准。調爲將軍府參軍。民國五年一月。護國軍發難於雲南。粵桂川黔。相繼獨立。伯英密奉合肥之命。赴豫有所運動。事爲某大吏偵悉。下令實行逮捕。於是年二月。解送京畿軍政執法處訊辦。伯英到處後。羈押於特別室中。該室在乙籠對面。予故得見伯英顏色。然同難數月。卒未獲慷慨一談也。及五月間。洪憲之命運將終。禁中消息。日趨險惡。傳聞袁氏定於一來復內。將在押黨人。悉數屠戮。以洩其兵敗將亡之忿。某日晨。差人忽將伯英提出。同人皆驚惶失色。羣疑屠戮之說。果自伯英開其始也。少頃。伯英復回。面有喜色。衆心乃慰。翌早。某值班者告予等曰。昨日段總理派一位副官來。謁見張先生(伯英)。再三安慰。請大家放心。快有好消息了。復閱一月。伯英幸賴合肥之援助。遂先予等脫險云。

二十 袁英獄

袁英。字仲德。原名家駒。別號不同。河南正陽縣人。袁君乃寬之次子也。年十五。肄業於江北陸軍武備學堂。文章技術。多有可觀。時人見之。輒嘆爲奇材。

清光緒三十二年。考入北洋第四鎮隨營學校。專習砲科。畢業後。歷充本鎮司務長排長等職。嗣調淮軍左路馬步隊督練官。仲德身在軍中。常爲政治革命之運動。辛亥武昌起義。全國風靡。仲德密赴天津。與志士劉某等提倡津保獨立。以制清廷之死命。事爲乃父所聞。嚴電斥責。調回彰德。不許與聞革命事。泊滬北和議告成。袁氏厲行專制。殘酷暴虐。較清益甚。是時仲德任武衛右軍駐彰總稽查。目擊袁氏無道。殊切隱憂。乃製炸彈數十枚。預備誅殺袁氏。暨其長子克定。以爲恢復真正共和地步。詎意克定防範甚嚴。倉猝之間。實難下手。嗣將炸彈埋於洹河橋側。待觸即發。因此橋爲克定出入必由之路也。後被漁船誤撞。竟炸死漁父一名。仲德偉大之計劃。復歸失敗。而彰德遂無立足地矣。仲德乃東赴日本。留學陸軍預備學校。癸丑革命之役。民軍敗北。青年志士。因附亂嫌疑被戮者。數以千計。仲德毅然歸國。面見袁氏。陳說利害。力言大丈夫處事。須能容人者。始能用人。若僅能用人。而不能容人。勢必衆叛親離。一敗塗地而後已。並謂民黨不乏傑出之人材。倘擇賢錄用。因勢而利導之。天下不足平也。語極中肯。

。袁不能用。且攀龍附鳳之流。發起籌安。鼓吹帝制。共和命脈。不絕如縷。仲德上維民國。下顧同姓。萬不獲已。仍援春秋之例。大義滅親。以謝天下。民國五年一月。袁氏靦然稱帝。與日本訂立密約二十八款。以爲承認帝制之交換條件。事爲仲德所覺。誓死反對。因將賣國密約盜出。印刷數千份。散布中外。密約遂無形取銷。而日本乃有抵制洪憲之運動。仲德又親赴上海。向黃興耿毅處。索取銅壳炸彈數十枚。運回北京。秘密安置新華宮內。預爲袁氏登基朝賀時。以電氣炸裂。爲一網打盡之計。不幸事機敗露。仲德竟於三月某日就捕。奉袁皇帝上諭。交京畿軍政執法處訊辦。先押於副官室中。因乃父之關係。頗蒙優待。後改押於特別室。雖性命屢瀕於危。仍大聲疾呼。日數袁氏罪狀。同人聞之。鼓掌稱快。仲德尤輕財重義。凡同難中貧乏者。資助甚豐。洵屬難能而可貴。乃洪憲夭亡。黃陂繼任。仲德始安然出獄云。



◎附袁政府時代殉難同志事略

▲衆議員徐秀鈞事略

徐秀鈞。字子鴻。江西九江人也。少嗜讀。爲人沈默堅忍。重然諾。不好虛譽。清光緒壬寅。負笈東渡。學於早稻田之政治經濟科。憤清廷之衰弱。謂非革命無以圖存。乃與楊烈士守仁等。密集同志。歃血爲盟。命其會曰軍國民教育會。實吾國學界中秘密結社之嚆矢也。明年回贛。與張烈士世膺等組織江西教育會。鼓吹革命。爲當道所忌。欲捕之。張君東渡。習武備。徐獨問道經贛南。過粵。赴香港。賞盡途窮。適英人募礦夫赴南洋。乃蓬首垢面。雜身其間。欲與俱南。潛募同志。以備進行。英人疑貌不類。檢其行篋。則書籍纍纍焉。遂屏去不錄。居香港數月。稍得同志贊助。渡英倫。修計學。丁未畢業。游印度。復經日本朝鮮。至奉天。奉撫周樹模聘爲財政顧問。適今徐大總統督奉。一見大奇其才。委參幕府。居三年。多所擘畫。上峯益倚重之。已酉去游京師。旋復渡歐。遍游德法伊奧俄諸國。辛亥歸。秋八月民軍蜂起。各省響應。清廷堅守直豫。命袁世凱督

勁旅南下。時民軍倉猝誓師。屢戰不利。君竊憂之。遂隻身赴灤州。運動張紹曾軍。同時張君世膺更矯奪奉天軍火。挾赴石家莊。與吳烈士祿貞謀攻清軍之後。欲卽以灤州軍長驅入京。事未發。吳張均被刺死於石家莊車站。灤州軍旋亦瓦解。壬子春。和議旣成。南北一統。君爲總統府秘書。未幾辭去。爲贛省顧問。明年癸丑春。當選爲衆議院議員。時宋君教仁被刺於滬。袁政府密借外債。遣軍隊南下窺贛。徐憤甚。謂當道日事陰謀。蹂躪約法。議院徒恃口舌。無後盾。難舉監督之實。乃力主五省合縱之說。及南軍敗。被逮於京師。袁世凱命解赴九江交段芝貴軍訊辦。禁錮極密。外人莫明真相。但聞日受榜掠而已。鄉人素重君之材。上書保釋。都中人亦有爲請命者。均被斥。遂以十月十七日被槍刑。彈洞其胸。未死。段軍生埋之。方袁政府之捕徐也。徐在天津。友或以告。止勿往。徐曰。我將赴法院聽法律之裁決耳。夫旣以身許國。禍至而逃之。不義。其友曰。今日之事。豈容君從容談法律乎。徐曰。共和所恃以存立者法律耳。法律不存。雖生何爲。卒入京。故及於難。死之日。家人泣請收其尸。欲改葬之。段軍環守不許。

。揮之以兵。家人掩面逡巡而走。軍士顧而笑之。嗚呼哀哉。

▲衆議員林文英事略

林文英。字如春。號格蘭。粵之瓊州文昌人也。賦性愚慤。言語樸實。年甫弱冠。痛種族之淪亡。怒焉以排滿爲矢志。商於暹。輒以鼓吹革命爲目的。不幸資罄。衆商助資再造。林賴以營生。十年於此。其志未嘗或渝。嗣後赴東瀛肄習法政。遇諸同志時以光復二字勗。卒業後歸暹。與王建中諸同志。集捐巨資。創立華暹新報。組織同盟會。一時暹商。無不舉手相慶。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敗後。諸同志欲捲土重來。自暹歸粵。破敵。而林與焉。其時省督張鳴岐遁竄。羊城已樹獨立之旗。胡君漢民被舉爲粵督。卽派林組織瓊州機關籌備處。當時頑紳惡棍。頗多中傷而罷。未幾又派爲瓊州知府不應。竭志以募集軍需爲務。迨南京政府成立。仍謀同盟會務之發展。冀促成真正平民制度。頃之政府北移。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本部委林爲瓊州交通部長。黨事餘閒。欲邀集暹商組織海口電燈公司。因爭而罷。民國二年。第一次正式國會。被選爲衆議院議員。乃會同陳

宏猷翁桂清諸君商議。將前組織電燈公司之款。創辦瓊島日報。衆贊成。於是年二月間成立。國會開幕期迫。遂與陳發檀等聯袂北上。會袁政府大借款告成。並未提交國會通過。林憤其違背約法。首先提案質問。袁甚銜之。未幾二次革命失敗。政府以國民黨爲亂黨。國民黨議員悉被取消。林遂離京歸里。仍以開通民智爲己任。重建瓊華新報。以賡續前被當道封禁之瓊島日報。定於三年四月一日出版。詎料三月二十九日。綏靖處督辦陳世華因奉到袁政府密令。謬認該報爲謀亂機關。突率軍隊數十人。捕君於瓊州城之廣智戲園。復派兵圍抄瓊華新報館。關於謀亂證據。毫無所獲。而林竟於四月四日夜四句鐘從容就義於督辦署內。時年四十有二。遺子一女一。均游學於英倫云。

▲蔣翊武事略

蔣翊武。湖南澧州人。少倜儻有大志。庚子拳匪之變。聯軍陷北京。國勢岌岌。哭泣累日。謂中國欲圖自強。首當傾覆清廷。建設新政府。聞者靡不駭走。年十八。入澧州高等小學。十九。入常德師範。該校爲湘西先河志士所萃集。頗爲當

道側目。會宋教仁謀革命。來自湖北。車洩。逸去。清吏將與大獄。董校者。乃除蔣及梅景鴻名。蔣自是與劉堯激奔走於沅湘間。招納會黨。曉以復漢大義。皆感泣。得死士數百。爲立機關於城內之祇園寺。逾歲。欲赴日本。與同盟會商。抵滬病。不果。時中國公學新成。就肄業焉。善楊卓林。與創競業旬報。以通俗體鼓吹民族主義。爲端方摧殘。卓林遇害。蔣潛歸滬。杜門不出。日以詩酒自遣。時或仗劍高吟。傍若無人。人亦不測其爲何也。如是者歲餘。值清廷以立憲榮天下。寡識者方喁喁喜。蔣憂之。走謂劉堯激曰。吾輩所事。又添障礙矣。及今不圖。遲益艱難。聞鄂中新軍多志士。余久志從戎。今且赴鄂實行矣。君能與俱否。劉欣諾。遂於己酉秋九月抵鄂。先是鄂軍志士。密於軍中結一羣治社。謀革命。旋因其機關商務報。反對粵漢路借款被封。團體幾殆。至是得蔣與堯激。相見恨晚。乃以蔣主社事。庚戌春。湖南饑民變起。與共進會劉黃等。合謀響應。以洩敗。改組振武社。旋被管帶施某破壞。社員星散。未幾復集同志計議。以講學爲名。組織文學社。舉蔣爲社長。王憲章副之。劉堯激等。分部任職。更得大

江報推助之影響。瀰漫軍界。卽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漢首義之一原動機關也。是年三月。黃興等起義廣州。蔣擬炸鄂督響應。粵事敗。乃止。泊四川鐵道風潮起。人心激昂。蔣曰。時機至矣。密開軍事會議。被舉總司令。設樞部於武漢三鎮。公推代表赴滬。與同志等接洽。期九月朔。各處大舉。會有令檄四十一標三營防岳州。蔣籍隸當隨。請假。不許。抵防後。屈指期迫。乃冒險宵遁。八月十八日。抵武昌樞部談準備事。忽報漢口樞部謀洩。蔣曰。事急矣。寧我薄人。毋人薄我。其死生以之。急令各營於夜半聽城外砲聲舉事。詎以戒嚴故。扁城早。砲隊營令不得達。而傳令工程營之楊洪勝。復爲邏者所獲。聞變出視。則緹騎及門。遂同劉堯激彭楚藩邢伯謙牟鴻勛龔霞初等被逮。至警局。蔣故作鄉愚狀。佯問拘我何爲。監守者以其衰衣大袖。且垂辮。與所捕諸人異。釋之。走匿蔡大輔王守愚廬。移時。聞劉堯激楊洪勝彭楚藩遇害。清吏按所獲名冊窮治。人人自危。蔣謂事已至此。豈可束手待斃。十九破曉。派胡培才等。往各營令卽晚仍照原令程序。爭死生於須臾。布置既妥。有懸賞令大索首領。蔣乃偕蔡大輔。僑裝出平湖。

門。雇小舟暫避以待。屆時號砲發。各營漢幟齊張。爭奪要地。清吏瑞澂。聞變失措。棄城遁。武漢三鎮。遂光復。舉黎元洪爲都督。黎任蔣爲軍軍顧問。建議兵貴神速。請令張廷輔率師出武勝關。遏清軍南下。未決。清軍旋長驅薄漢口。蔣曰。兵法先發制人。吾計不行。今爲敵制。宜速迎戰。黎以蔣爲防禦使。任戰守。反對者忌其能。請任張景良爲總指揮牽制之。張固剛愎。凡蔣所計畫。悉不容。遂拱手奉漢口於馮國璋。火其市。雖經黃興力戰。已成焦土矣。漢陽敗。黃興去鄂。黎元洪退駐葛店。武昌岌岌不保。蔣以軍界引重。繼黃興爲戰時總司令。區沿江爲四部。以張廷輔杜錫鈞等。分駐扼守。清軍不得逞。旋停戰。改駐漢招撫使。開誠布公。清軍多被感化。釋甲來歸者踵相接。和議成。長湖北軍務部。旋引疾去。臨時政府北徙。袁世凱特召武漢首義諸傑。蔣與焉。至京。授高等軍事顧問。峻拒不獲。姑置之。亦絕不涉足政府。隱示不受羈縻之意。旋受勳二位。陸軍中將。加上將銜。辭勿受。國民黨成立。被舉參議。居京數月。憤袁世凱蹂躪民權。違背約法。日陷國家於危亡。慨然思有以匡救之。正式國會選舉竣

。游滬漢。與新選議員商救國大計。以大局不堪再事破壞。力主從政治上和平解決。值宋案發生。情勢一變。袁世凱復日增師南下。咄咄逼人。莫望和平。歸辭父母。誓志殺賊。保障共和。否則不生還也。湖口首義。湘政府備響應。速蔣至省。宣告獨立。任鄂豫招撫使。以取荆襄。搗武漢。進窺河洛自任。顧有陰忌之者。凡所需。故勒不予。至未能尅期出師。獨立取消。蔣方自岳州行營部署回。大驚。將往阻止。則文告已遍貼通衢矣。痛斥湘人畏葸憤事。以權不屬。無如何也。其部下某。旅桂久。稱與該省軍界甚要人習。且深悉其非袁黨。以公名望。往說必有效。乃資以行。抵全州之唐家市。爲學者所誦。遂被捕。檻送桂林。知不免。遺書同志。勉以後圖。民國二年十月九日袁世凱殺蔣翊武於廣西。享年二十九。夫人某氏。早卒。遺一女。繼夫人劉氏。子二。長繼武。次幼武。遺腹生。

▲張永正事略

張永正。字子剛。皖之定遠人也。七歲時。曾詢其父曰。邇時天子何人。父曰。胡人。永正憤然曰。漢人如此多。何以胡人爲。遂指北斗星以語父曰。兒長。當

逐胡於此星之北。稍長。任俠喜拳勇。居鄉。鄉人憚之。入塾。塾師不能容。有某茂才甚奇之。言於家。俾就已學而不取贖。居歲餘。相得甚歡。茂才家人。偶有違言。永正不能耐。去從倪烈士映典遊。適皖省徵兵。永正應募至皖。隸於馬營。熊成基舉義。永正與田激揚爲馬營首倡。事敗。逃至大通被捕。適防營某弁。素相識。教以勿認。遂得脫。比抵甯。復投入砲隊。辛亥黃花岡之役。永正亦與謀。特以擔任金陵響應事。未赴。然江南志士。由永正介紹以去者。頗不乏人。粵事敗。黨人之方針一變。謂與其經營邊圉。不若致力於揚子江流域。以握中原之形勢。於是設總部於上海。設分部於武漢潯皖甯。時永正告假出營。擔任運動甯中巡防衛隊事。武昌義軍起。永正部署已定。惟新軍被徐紹楨多方以誤。退至秣陵關。故永正一部不能動。遂從柏文蔚之京口。甯事敗。永正舊部。悉來歸。遂成先鋒營。隸屬於柏文蔚。進攻浦石。至中途。揚軍敗績。血肉狼籍者纍纍道左。兵士見之氣沮。永正拔佩刀大言於衆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好男兒當隨吾殺賊。血染沙場。殊快事也。何怖爲。奮勇前進。血戰一晝夜。張勳卒敗遁。

。浦口下。叙首功。人以其勇悍絕倫。咸以漢前將軍飛目之。淮上義軍。與倪嗣冲戰於潁州。不利。飛電告急。永正進兵潁上援之。甫至。卽親身追敵偵騎。奪其馬以還。嗣遣部下。截獲敵之芻糧數艘。時倪在順昌。兵近萬。而永正以五百人當其衝。卒能使敵懾其威。不敢越雷池一步。和議成。南北罷兵。永正旋金陵。以功進爲團長。柏文蔚督皖。永正提兵歸皖。駐宣城。孫多森之來皖也。卑辭厚賂。以相結納。永正卒不爲動。癸丑秋。二次革命。首先宣布獨立。進攻大通。克之。多森與胡萬泰恐。乘輪夜遁。至金陵。向柏文蔚飾詞哭訴。柏惑之。挾之而返。復用其言。遣永正襲馬當。時永正病。不能行。以參謀代己。精銳悉從。萬泰暗通消息。故兵未抵岸。而敵艦先至。全軍盡覆。萬泰知永正兵單不足慮。遂布其衆。圍攻都督府。時永正部下守西門要塞者。尙有四十人。聞變。急開砲攻萬泰司令部。崩其壘。萬泰震恐。悉調所部猛撲要塞。都督府圍始解。文蔚乘間得脫。永正亦以是退保蕪湖。并調宣城所有士卒。分禦敵於東西梁山榆溪荻港諸鎮。大小數十戰。力盡而逃。是年九月赴日本。甲寅正月返滬。復有所圖。

慘淡經營。已數月矣。未能一試。忽被袁世凱購買之兇徒。狙擊於法界巨賴達路。溘然長逝。哀哉。

▲曹錕主事略

曹錕圭。字成甫。江蘇上海人。少挺嶷有幹略。長在兵間。熟於山川險要。籌防江海。瞭如指掌。尤善撫士卒。同甘苦。急人之急。揮散千金不少吝。材官校尉之出其部下者。類皆魁碩嶽峙之士。每獨居私念。國勢貧弱至此。非實業與兵政並舉。卒難從根本上回復。乃經營湘黔礦務。竄跡深山。先以土法開採。繼乃參用新法。出產甚富。陰以兵法部勒其礦工。畚鍤餘暇。練習身手。善望已久。往來多志士。痛專制濫威。種族淪胥。以爲改革政治。必自顛覆滿清始。門客之奔走號召長江流域者。踵相錯。辛亥八月十九日。鄂軍起義。錕圭時在南京。謂時機不可失。宜先響應以爲海內倡。金陵略定。則東南半壁。非清有矣。某鎮兵士。故同黨。顧張勳兵厚。某帥善趨避。恐不能成事。錕圭乃出其家財。窮十日夜之力。募得壯士五百餘人。分布南京城內外。而名之曰義務團。以蔣凱爲管帶。

並邀皖南參軍官蔣冠羣。至南京。陰爲之援。時江蘇程德全新反正。志士之說張勳者不能入。某鎮復敗績於雨花臺秣陵關等處。德全深憂枯思。正無所爲計。會錫圭因請械至蘇。告以密謀張勳計。程善之。先是錫圭厚結勳幕僚。暨其上級各軍官。乘間動以利害。曉以勿助異戕同。至於聲淚俱下。勳之幕僚軍官。亦心厭清政。知清祚不永。頗爲動容。勳既坐困。而浙滬贛粵各民軍。得以紛然並集。錫圭與二蔣在城內。益以大義激厲。勳之將士。均無鬪志。錫圭見勳軍已懈。不降。必爲虜。乃留蔣冠羣等爲內應。自往蘇請兵夾擊。奈當事者不能決。義務團旦夕且潰。錫圭進退維谷。爰間道馳回南京。知勳藏有白金四十餘萬兩。密說勳軍爲變。各攫巨金歸爲富翁。勳軍然之。未發謀洩。閉城大索。錫圭僅以身免。光復軍辟爲行軍參謀。並參預徐紹楨軍事。十月初。蘇浙各路兵。大集於鎮江。相持莫敢先發。錫圭稔知各路軍。素不相習。利在速戰。若頓兵死地。則事敗矣。浙軍最勇敢。錫圭以道義相敦勉。始麾兵夜進。佔據烏龍幕府等山。某軍夙爲防營。不能發砲。錫圭精於砲擊。戒勿妄發。凡勳所周巡之處。仗衛必盛。錫圭

以砲尾而擊之。勦徧歷獅子山太平神策等門。砲彈輒隨之而至。傷亡無算。二蔣又別遣人狙擊勦愛將王有宏。死之。勦若失左右手。未幾子彈垂罄。德全率蘇軍駐紮堯化門。距城約十里。軍備完足。錫圭單騎突煙出。向蘇軍請得彈藥返。而各軍勇氣乃百培。徐紹楨以錫圭爲各路要塞正參謀。勦方挾清總督張人駿。將軍鐵良。督戰北極閣。錫圭手發一砲。中閣上。而彈不迸裂。人駿等得不死。勦乃大懼。盡棄其輜重。相率遁去。十二日。錫圭與徐紹楨先入城。二蔣爲內應。已將清涼獅子等山砲臺佔守矣。各軍隨以次入城。東南底定。臨時政府成立。錫圭與各軍將領。規畫援鄂及北伐大計。未幾和議成。告退。錫圭生平爲人。任俠尙義。口不言勞。南京之役。自始至終。凡所設施。未嘗費公家一錢。終乃愴然引去。以墾植爲務。癸丑二次革命失敗後。因嫌疑被捕。十月十九日袁世凱殺錫圭於北京。聞同時就義者。尙有三人云。

▲秦印西事略

秦印西。江蘇流陽人也。名榮。少豪邁。不事家人產。常揮霍千金不之惜。年十

四。去滬。居月餘。囊罄。落魄歸。家中莫敢繩束。會學校興。迺欣然携資辭里。肄業於江北公學。始識張大卓。友愛甚善。於新學靡不涉其藩籬。而憤世嫉俗。改政保種之忱。每磅礪而不能隱忍。辛亥。革命軍起。江北騷然。十三協兵變。橫掠民財。譁潰以走。榮冒艱險。出生入死。卒能糾合潰兵。樹獨立旗。江北之光復。榮與有力焉。時兵餉奇絀。迺挺身出徐海間。以募捐提倡爲蔣雁行重。任爲軍需科某職。不受歸。復走金陵。入民國大學。習銀行科。使其夫人徐女士淑增。倡辦女子同盟會支部於江北。淑增爲支部長。偕其妹貞增。對於黨務。頗有所進行。癸丑春。宋教仁被狙擊。榮以二次革命。鼓吹於南京。會潯陽戰起。蘇皖次第獨立。於是走滬。與同志籌畫他方響應之法。無何滬製造局。攻不克。黃興離甯。程德全取消獨立。乃返甯。從事再舉。迨金陵城破。而榮之憂國憤世。益發而不可遏。是年秋。與張大卓等。擬取江北。冬。遂發難於清江浦。事敗。走漣水。爲敵執。其妻弟徐度曾與焉。從容無難色。下獄。索酒。作終夜醉。翌晨。械送清江浦。雁行親訊。供認不諱。惟力爲度增辯。臨刑時。索硯書信。伴作

研墨狀。與雁行語。雁行近。搗硯擊之。不中。碎曰。袁氏無道。而欲助桀耶。語未已。縛而出。令跪。復仰天大詈。劇其脛。不屈。按之。始就斷頭臺。年二十四。其家聞之。收屍殮焉。遺一子。曰武。度曾被捕時。年僅十七。卒以榮辯。免死。判監禁焉。

▲張大卓事略

張大卓。字鐵安。號倚劍。江蘇漣水人也。性聰穎。過目成誦。嘗以文名於江北。會科舉廢。入學校。習經史輿地算術諸科。雅有心得。年二十三。卒業江北公學。入民國大學。習政治。適宋案興。大卓不平。知袁氏果不足以福我中國也。迺日謀所以推翻之者。癸丑。民軍失敗。大卓與諸同志。議以江北爲根據地。密遣多人往淮徐間。已留滬與韓恢籌進行之方。擬得清江浦。下海州。定徐州。取道北伐。冬。遂決定以清江浦爲發難地。以舉火誤會。事敗。徐度曾被囚。秦印西。賀興。馬翔龍。死焉。是役也。幽囚及殉難者。四十餘人。大卓尙居滬上。蔣雁行電告鄭汝成。遂逮大卓。疊訊無供。不能定讞。會新同盟會案發生。與翼

植三對質。大卓提出種種問難。植三如木偶不能對。卒以名重。袁世凱認爲民黨要人。乃密電汝成槍斃於製造局內。年二十五。死後。其舅父某聞之。收屍至蓮水殮焉。無子。以其兄大官子錫純爲嗣。先是大官亦靈穎。早亡。其父母亦先後歿。大卓及其二弟。依寡嫂成立。嫂賢。善持家政。嘗撫而嘆曰。吾族隆替。視此而已。家貧常不能自給。零丁孤苦。撫其三弟一子。相繼成立。大卓長。娶徐氏女。結褵三月。而大卓死。亦依其嫂度歲。嫂。海之名族產也。

錄張烈士遺詩二首

●登莫愁湖

王氣已隨金粉盡。
湖光黯澹獨登樓。
我來重數千年劫。
賸水殘山弔莫愁。

●步海南原韻

角聲一片繞城哀。
寂寞風雲占將臺。
我有雄心不敢說。
揚鞭一步一低徊。

▲任重事略

任重。字默孫。廣西平樂人。幼儻有大志。父愷鴻。以諸生起家。恪守禮法。庭訓綦嚴。少服膺陽明之學。以實踐爲主。於知行合一之理。頗有心得。日常聆父老語洪楊故事。尤多穎悟。民國紀元前三年。省會開辦陸軍小學。入肄業。時年十六。於學科中。獨精歷史地理。每於一代治亂興衰之所由。與夫地形上之阨塞險要。輒研究之不遺餘力。蓋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民國紀元前一年。升入湖北陸軍第三中學校。抵鄂後。課餘之下。常與各省志士過從。每於星期日密有組織。辛亥八月。鄂垣激於川事。本黨圖大舉。與諸同志密謀策應。因暗約黨人接濟子藥。十七日。某等因在漢口。演試炸彈失慎。機關相繼破壞。各代表被拘多人。守戒益嚴。黨人迫於事機。遂於十九日黃昏發難。與同學各同志。擔任攻南湖事。二十日。武漢大定。與席正銘等。以陸軍中學代表率隊入城。駐紮武普通。時諮議局爲事務所。適有敵兵管帶鄧翔宸領兵二百餘來攻。與同志率領七百餘人往援。遂却之。又偕同學等毀模範及各監獄。出胡瑛張廷甫顧慶雲

牟鴻勳等三十餘人。又與各同學分守藩署及官錢銅幣各局。二十一日。參謀部成立。與某某等組織兵謀科。籌畫戰事。時武漢孤立。各省尙無一響應者。議派人至各省運動。奉命充廣西聯絡員。偕李作棟。於二十七日出發。九月初十日抵廣西。時沈秉堃王芝祥諸人。尙觀望不動。乃密說之。動以利害。遂於十七日宣布獨立。十八日受各界之歡迎。因發表意見書。洋洋數千言。對於獨立進行事。頗有建白。蓋是時廣西獨立。純由一二代吏。激於各省潮流。莫之爲而爲。實則黨人尙無應者。且新舊軍積不相下。暗潮頗烈。覩此現象。度日間必有變故。乃於十九晚潛出桂林。二十日舟次平樂。接桂林警耗。舊軍譁變。人心洶洶。訛傳政界重要人。不知下落。任顧此大局。遂擬赴香港聯絡本黨。乘時圖再舉。二十五日行至梧州。因各府代表之請求。遂改道南寧。時陸榮廷以提督駐該地。尙未反正。任遂偕雷沛鴻李應元何久安廖祖壽雷鯤池等密謁之。勉以大義。陸始心折。是時各府因桂林兵變。大局動搖。各黨人紛紛起事。而各屬綠林亦起而附和。廣西大局。有岌岌不可終朝之勢。任及雷等乃謀諸陸。先通電各府同謀起事者。囑

令卽行停止戰事。次組織軍政府。派人往各府聯絡各同志。又組織徵集所。招集各綠林編練成軍。備北伐。陸榮廷因挽留廣西勤辦一切。任以漢陽警電頻頒。急於回鄂。從事戎行。不允所留。遂於十月返鄂。適戰事停止。黎命充參謀。民國元年二月。西藏警耗傳來。達賴借英人保護。將脫我宣布獨立。任與王德光乘間白黎督。陳西藏與中華民國之關係。請軍騎往安撫。並從事調查。黎乃委任齋書前往。宣布民國德意。並慰問藏民疾苦。以廣懷柔。及行抵川境。探聞藏地擾亂弗堪。居留華人。大受戕害。因思非語言所能從事者。乃北轅燕京。請中央政府主持。袁世凱命從緩議。任以所志不行。出京漫遊。迨宋案及借款二事發生。任知非武力解決不可。又與同志秘密組織機關於鎮江。擬由江北發難。尋南京宣布討袁。黃克強委任謀江北。行抵徐州。適南京取消獨立。事遂中止。及何海鳴在南京二次發表。任卽由滬赴湘。運動守備隊。再圖響應。有同鄉營長某密告譚延闓。於九月初七日被捕。而受運動之軍隊。多係粵籍。憤某營長之不惜。是夕更闢舉事。劫殺某營長以洩恨。譚聞變。立命戮任於獄中。君之同學釀金殮殮。浮

厝於湘垣郭外。時民國二年九月八日也。君死年二十一歲。父母俱存。兄一。未婚。

▲程澤湘事略

程澤湘。四川隆昌人也。性迂蘊。不隨流俗。而口吃好論難。屬筆斐然。多可觀覽。清末爲諸生。素慕汪兆銘黃樹中之行。嘗咄咄自勵曰。吾安得及獄而與之游哉。會辛亥革命。南北議和。袁世凱擁兵徼利。議久不決。澤湘慨然曰。海內騷然。豺狼當道。禍至將無日。吾行矣。必撲此獠以謝天下。遂去。游京津間。伺隙而動。未幾。和議成。革命黨人舉袁爲臨時大總統。澤湘通電南軍將領。死力抗爭。然大錯已成。挽回無術。因爲文張民意報。斥袁政闕失。搥發隱謀。不少容藉。時論忌之。宋案起。袁惡暴著。澤湘言乃皆左論。而軍警日夜搜殺黨人。窮極凶慘。澤湘津居。時來緹騎環謀。卒以其伴狂褻裂傷之。亦不虞其爲某也。討袁軍敗。袁意自王。顧憐於名義。然淫虐專橫。民氣蕩然矣。澤湘時時馳書議某君曰。賊勢成矣。吾言之謂何。子猶祕不與我藥彈者。非蹈海。卽自裁耳。某君感慟。召之航日本。受業七日而歸。道天津。朋友多泣阻之。卒莫能奪。自携

器藥入京。鬪吏以其不訥。未之覺也。居久之。聞袁四子將娶婦。賀者皆集。澤湘則密衛以往。駕一敝車。以管藥分置革囊中。過市。市囂。行人誤推墮革囊。珪然有聲。玻璃管遽震裂。囊熟。煙出如雲。一市盡驚。警探前捕之。繫送京畿軍政執法處問狀。澤湘慷慨數袁世凱十大罪。問何欲。曰。欲聚鐵諸賊。爲同胞除害耳。吏賦然而罷。甲寅九月某日。袁殺澤湘。楚毒有加。年三十四。世所傳爲陳國楨丁澤謝者。澤湘爲人殺。舉寡欲。髮嘗經月不櫛。友人戲以刺刺呼之。又喜爲漢衣冠。其軼事率諛諧。非其志行。故不書云。

▲張百祥事略

張百祥。名啟善。蜀之廣安州石笋河人也。少任俠。喜代人報不平。嗣爲黨事不容於吏。亡命他省。有某君資出洋。乙巳八月抵東京。會同盟會成立。君入會。任聯合部專。以蜀中多哥弟會。易於聯絡。議設共進會以改良之。爲同盟會外府。庚戌返國。奔走蘇浙湘漢間。隨行者十餘人。困於資。君遣從者走湘告貸。楊晉康立付百金。會廣東三月二十九日失敗後。路潮起。君奔宜昌。極力鼓吹運動。

工人罷工。號召鄉人。在鐵路公司大會場演說。慷慨淋漓。當時到者齊聲願與死爭。痛罵李稷勛有負川人之托。羣起逐之。因觸當道怒。逮君下獄。時辛亥五月事也。迨武漢光復。宜昌反正。唐義之釋君出。委以事不就。東下武昌。請械援川。是時川省猶未反正也。張以請械無效。星夜回川。行至萬縣。成渝已先後光復。是時川東匪風正熾。乃振臂一呼。曉以大義。匪徒匿跡。嗣組織敢死隊北伐。適共和告成。志不果。建縣新甯。土匪猖獗。所過爲墟。該方人士求救。聞張在萬。逕詣張所。張慨然允諾。翌日拔隊前往。匪聞兵至。立卽遠颺。建縣肅清後。赴新甯。地方公舉張代攝縣事。始不允。終應之。該縣自匪劇之餘。秩序大亂。張規復之。頗有聲。元年五月。將其所領之敢死隊歸併於蜀軍。嗣渝軍政府委張以遊行宣撫下川東一帶。六月旋里。十一月至省銷差。胡景伊忌之。或代張危。張不顧。創辦人權報。主張公理。揭破奸私。胡恨張刺骨。會胡私吞公款三百萬。不將豫算表交出。省議會彈劾。君爲法團聯會會長。首先反對。召集各團體於鐵路公司。開會討論對付方法。有主張驅逐胡者。有死不承認胡爲都督者。

。討論紛紜。君明知口談無益。不如見諸實事。七月一日。同張達三之軍隊出城。赴漢州。某君家籌有鉅款。復至棉州。登高一呼。應者數萬。不數日連下十餘城。聲威大振。無何戰敗。棄棉州。走江油。圖再舉。渝事失敗。全局冰消。而江油亦陷矣。君出亡奔湘南主楊某家。三年春始抵滬。不幸爲袁世凱駐滬偵探所獲。押解南京。轉送北京。以九月十三日就義。悲夫。

▲余邦憲事略

余邦憲。號漢臣。江西鉛山河口鎮人也。自幼活潑有志略。尙武。弱冠入江西武備學堂。前清九江兵備道瑞澂。挑赴隨營教習。不就。旋由本校優等畢業。於丙午春派往日本留學。體弱。不得入振武。而又不忍舍軍事學。乃自改入東斌學堂。在學時。熱心革命。頗主急進。奈當時中華革命軍。旋起旋滅。勢力薄弱。無可諱也。而余乃日思所以擴張勢力。於同學中。組織共進會。密集會員頗多。旋又邀集江西同學。組織江西雜誌。後又運動廣信饒州兩府同學。組織廣饒協會。發刊月報。題名信吳叢話。不收報資。其梓費悉由兩府同學。及其他熱心人捐助。

。後並推廣至九江南康。爲廣饒九南四府協會。又名贛省東北協會。己酉冬。畢業回國。羞爲滿清奴隸。不願入內地就事。乃在上海集合同志。創辦體育會。密授軍事學業。祕傳革命種子。然隻手倡辦。籌款維艱。衣食兩乏。同志中有傷心痛哭者。余乃盡心設法。卒底於成。嗣因同人意見多歧。乃退出而還東京。該會乃改爲留美預備學校。庚戌。往廣西南甯。教練新軍。極力鼓吹。一時軍心劇動。辛亥正月一日之變。因布置未妥。軍人暴發。余幾以身殉。乃辭職。而復到東京。是年秋間。義師起武漢。余隸廣東陳炯明君部下。爲中軍官。多所建白。光復各處。南京政府成立。乃以參謀代師長。率全軍駐甯。組織粵軍司令部。壬子李烈鈞督贛。匪患甚熾。分途征剿。電召余回省。命率巡防左路軍隊。往平吉安匪。當時隊中。多與匪通。余瀕危屢矣。卒以智略。解散匪黨。釋兵回省。景德鎮稅務。爲贛省入款之大宗。前清以來。積弊如山。牢不可破。且該地五方雜處。人類不齊。而該稅局慣爲匪徒所垂涎。當時並遭匪劫。非得清廉能幹之員。不能勝任。李督委余前往。余不得已就之。掃除積弊。明白宣示。商民應納之稅。

照章徵收。毫不假借。故其報解之比較表。向上急增。其有少數貨物。應示體恤者。則明予豁免。禁絕陋規。並裁減分局。藉免需索留難諸弊。裕國便民。執過於此。一面嚴查偷漏。按律科罰。曾撥罰金。創辦該地女子公學。民皆頌之。該地商民。每屬年終。集船千艘。滿載貨物。於除夕元旦諸日。闖闖而去。其所免之稅金。除抽若干成。敬奉稅官外。悉歸船夥分肥。謂之闖恩闖。此等惡俗。在名義上。前清退位。民國改元。理宜消除。在事實上。以公家之款。肥私人之腹。尤宜變革。是時商民仍襲故習。而船戶人多。勢尤強暴。余毅然處之。自己不受苞苴。商民減成交納。一面對於船夥之強暴。則虛張兵力以壓之。卒得平和達其目的。計每年可增稅五萬元云。景鎮稅務。整頓就緒。余乃急請解職。以其志在軍務而不在民政也。李督知湖口將有事。乃委余爲湖口水巡副監。兼招練游擊營事。厥後游擊營多戰死。無潛逃者。不得謂非余訓練之力也。而李督仍一面欲借余之餘力。整頓湖口之稅務。故並委余爲湖口稅官。未幾北軍南侵。余不能兼顧。乃解去稅務。專辦水巡。當時之水巡總監。何子奇也。余每與論兵。多不合

。乃自請辦理後援。回省招練水巡第三局。兼辦兵站事宜。湖口失守。乃奉令往饒州招集敗兵。聯合該地所駐之新軍。急援吳城。乃吳城敗。而南昌亦陷。明知事無可爲。乃率所部。上安仁。至河口。正議解散。而河口憲兵隊。已叛民軍。欲捕而殺之。以邀功名。激成一戰。而余乃逃。厥後贛吏謂其縱兵搶劫。眞所謂欲加之罪。不患無辭矣。余逃至上海。旋赴東京。意欲籌集巨款。組織公司。收集同志。爲耐久計。奔走數月。不獲如願。不勝焦慮。常與人言。吾輩今日。無論爲大局計。爲個人計。均非從速革命不可。又常謂曰。人皆謂革命宜待時機。似也而實非也。時機未至。吾輩當運動以造時機。時機已至。吾輩亦當冒險以乘時機。彼坐待時機者。亦無非坐以待斃耳。安有好時機請我輩去革命者乎。甲寅正月。單身出滬赴粵。旋有致同人函。粵省僻在海隅。向爲革命根據地。軍火取携於洋船。餉糧仰給於華僑。進窺湘鄂。直扼長江上遊之形勝。若各省同志應時羣起。天下事大有可爲。方今北方白狼。勢力蔓延。南方裁兵。形勢搖動。而遼瀋蒙藏。更岌岌不可終日。誠時機之迫不及待者。僕來此地。尙有舊交。若得尺

寸憑藉。卽當積極進行。雖犧牲一切。亦所弗惜。觀此而余去粵。正欲實踐其冒險乘機之言矣。當時余僞託資販。便謁當道。因向隸部下。蒙垂青眼。並謂俟軍隊改編。授以職務。而余仍以志在商業爲辭。曾幾何時。有人向北京袁政府告密。事遂敗露。被捕入獄。旋卽槍斃。聞余於廣州就刑。身穿軍服。面不改色。此所謂眞革命黨也。時年方三十有五云。

▲何晏事略

何晏。字靜瀾。湖南道州人也。少受書。不喜尋章摘句。嘗謂大丈夫當立奇勳。以救蒼生於水深火熱之中。拾纓取紫。不過爲宗族交遊光寵已耳。人以是奇之。丙午入湖南陸軍小學。於逐日功課之外。喜涉獵外國革命史乘及主張革命言論。每憤清政不綱。非革命不能救亡。奈陸軍小學束縛甚。主持者又碌碌無所短長。終以是退學。次年李書城尹道衡蔣方震輩。在粵西開辦幹部學堂。晏遂投入畢業後。從戎關東。以革命學說灌輸於軍士腦海中。欲舉關東爲天下倡。不果。適鄂舉義。遂急赴上海與同志籌備北伐大計。得充北伐軍營長。師次黃縣。民軍入北

省。以晏所部爲最早。南北統一。北伐軍有解散之命。晏附膺太息。謂南方無人。受大奸極惡袁氏之愚。後將曠臍莫及。然大勢已去。獨力難支。厥後南軍盡散。解職回湘。有勸其任事者。則嗤之以鼻。嘗謂我輩以無數大好頭顱。購來之共和。將爲袁氏一人摧殘殆盡。我輩鐵血男兒。當沉機觀變。適蒙古獨立。舉國共憤。晏拍案起曰。此吾輩推倒袁氏之好機會也。卽與同志組織蒙事調查團於湖南。以爲軍事上之預備。寒天積雪。深入漠北。臘月出關。以迄來夏。擬圖再進。值宋案借款發生。卽折返京都。晤熊君悅凡於中西旅館。建議調和。萬難有效。急圖南下。預備戰事爲上。否則先生當捨一己之頭顱。爲四萬萬同胞請命。借張良之錐於明日面袁氏時。敬謹贈之。爲國民除此賊。其時柏文蔚李烈鈞尙握兵符。北軍畏不敢南。使熊君能納晏之建議。則成敗利鈍。未可易知。迨贛事發生。晏在湘垣。主戰最力。而湘中當道。畏首畏尾。羣懷觀望。晏憤然獨赴湖口。窺贊軍機。間亦出爲督隊。贛湘失敗。走日本。謀再舉。未幾返湘。冀乘機實行個人行動。會柳衡有解散軍隊消息。特往運動一切。布置頗有頭緒。因用暗碼電告

東京。請爲接濟。遂被破獲。案破之日。有勸其改裝潛逃者。晏以爲不可。遂從容就義。翩翩少年。視死如歸。見者偉之。暴尸一晝夜。顏色如生。兩目開視。意殆有遺憾歟。時年二十四歲。未婚。尸爲其生父收殮云。

▲黃毓英事略

黃毓英。字子和。雲南會澤人。父德潤。以清進士官四川道員。雖宦家子。而無宦家子弟習氣。艱忍耐苦。任俠尙義。殆若天授。年十九。偕兄毓蘭游日本。入東斌學校。習軍事。時清政不綱。發奮結同志。謀雲南獨立。爲天下倡。戊申河口事起。與杜鍾琦何偉伯等赴之。中道聞敗。折入南洋。留仰光年餘。汲引黨人頗衆。張文光卽於是時爲英介紹入會。張文光。辛亥九月舉義騰越。稱滇西都督者也。英旋入滇邊。游說諸土司。謀起義騰越大理。迄不成。繼至省垣。因唐繼堯羅佩金之力。得入步隊第七十三標充排長。陰爲部下述國步艱危及革命救國之說。衆感奮。矢爲用。而滇統制鍾麟同頗疑之。思中傷。爲父執毛玉麟力解得免。辭出營。時買路風潮已作。欲棄滇適川。唐繼堯力止之。越數日武昌義師起。

蔡鏗羅佩金殷承璫唐繼堯李鴻祥沈汪度謝汝翼張開儒等議舉兵響應。英亦與密謀。期屢不決。英慷慨激昂。力主先發。陳說之餘。聲淚俱下。衆感之。議遂定。及期舉事。某率七十三標入城。趨北門。門閉。英身先登城入。擊散守門者。開門納師。又率所部關東城。延蔡羅軍入。省垣既光復。英充第一標第一營大隊長。時兩川相繼獨立。地方秩序。頗有擾亂。滇軍往援。英隸第二旅團任前衛司令。至永寧合江間。爲川軍所敗。乃移師入黔。達遵義。趨銅仁。師次思南。爲刺客狙擊。死之。年二十有八。歸葬滇垣之圓通山。咸謂滇中發難。議決於英。且繼楊振鴻出死入生。經營滇緬間五六年。爲南中革命之健者。不其然歟。

▲宋教仁事略

宋教仁。字遜初。別號漁父。湖南桃源人也。前清光緒間。年甫弱冠。卽以文學知名。時張之洞督鄂。拔取入武昌文普通肄業。卽富革命思想。在校與同學生吳崑田桐等相友善。日夕謀畫。無非以推倒滿清政府爲目的。嗣爲校長紀湘瀾所覺。遂斥革出校。君乃偕田吳輩遁走東瀛留學。初學普通。嗣進路礦學教。時值

孫中山游日本。約君與黃興汪精衛胡瑛張繼等。組織留學生同盟會。爲中國革命秘密結社之鼻祖。當時發生革命報紙曰民報及二十世紀之新支那。君以文學鼓吹革命極力。日人有社會黨首領白輝次郎見之。目爲中國革新之名士。因走訪訂交焉。未幾。而日本留學生取締規則出現。君與胡瑛韓汝庚等發起聯合會以圖抵制。時駐日清公使楊樞奏將君等除名驅逐。不許留學。君乃變易姓名。投入早稻田大學習法政。將畢業矣。復以徒在他國境內。鼓吹革命。其發生效力終緩而難。不如親身回國實行。到處運動。其成功較速而易。於是遂偕白逾桓吳崑輩。結裝回國。以爲秘密運動革命之事業。當時清廷偵探林立。不敢逕入內地。乃分往東三省一帶。密結馬傑。以革命宗旨暗中演說。不覺附從者日衆。久爲大吏所偵知。乃捕白逾桓入獄。君與吳崑聞風逃往上海。遂置身於新聞事業。主撰民立報。署名漁父。出其雄辯之筆。指摘時政。日數千言。最爲社會所歡迎。當時英人占據片馬。俄人營謀滿洲。君竭力著論闢之。滿洲之所以能苟延殘喘以至今日者。未始非君筆伐之力也。嗣聞島問題。相繼發生。君著一書。署名宋練。極闡論之。

。而清政府因採用其計畫。遂奏收回之功。則君之充任新聞記者。實非尋常所可比擬者也。既而武昌起義。南京光復。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任君爲法制院院長。乃本平日之經綸。草定法制。故臨時政府法令。多出君手。洎南北和議告成。君偕蔡元培王寵惠北上。繼任農林總長。所提議之籌邊開墾移民殖林諸法律案。未及展布。而唐內閣倒。君與蔡王諸君聯帶辭職。解組後。乃遍游各地。演說政黨內閣及總統責任諸問題。痛論臨時政府之腐敗。因抵觸當局帝制政策。斯爲君被刺之重要原因。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之夜。君奉袁氏召命。乘滬甯火車赴京。不幸突於車站中遭奸徒之狙擊。彈中要害斃命。時年三十有二。惡耗傳來。舉國震悼。君之老母。年逾七旬。胞兄敦義。以君提倡革命。爲清吏所捕。庾死獄中。寡嫂尙在。夫人李氏。遺一子。名振呂。卽在上海會審公堂。親捕洪述祖。爲父復仇者云。

錄宋案重犯洪述祖判詞

京師高等審判廳刑事判決

七年控字第二二四號

判決

控訴人洪述祖卽洪蔭之別號觀川居士年六十歲江蘇武進縣人在京無住所現無

職業

委任辯護人鄭象山律師

右控訴人因殺人案對於京師地方審判廳民國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所爲第一審判決不服聲明控訴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控訴駁回

事實

緣洪述祖曾於前內務總長趙秉鈞任內充內務部秘書民國元年八月因事南下由張紹曾作函介紹與應夔丞相識應夔丞係青紅幫改組之共進會會長（見上海豫密庭應供）

經洪述祖引見江蘇都督程德全將其招撫委充駐滬巡查長洪述祖回京復以應夔丞曾因案被緝力爲設法取銷通緝彼時趙秉鈞兼任國務總理洪述祖并招應夔丞來京請見趙秉鈞洪應闢係因此益密二年二月二日應夔丞密電趙秉鈞報告民黨欲舉宋教仁爲總理并謂伊已向日本購宋騙案刑事提票用照片緝印十萬冊擬從橫濱發行云云意在破壞宋之名譽嗣由洪述祖迭次催索提票因迄未寄來乃改變計畫於同年三月六日函令應夔丞將宋教仁殺害又恐應夔丞未肯聽命復以酬勸誘應夔丞遂指使武士英於同月二十日夜十時四十五分鐘在上海滬甯車站用鎗擊中宋教仁腰際越日身死旋經捕房由應夔丞家將武士英捕獲並搜出兇器五响手鎗一支洪應所用川密應密電本及其往來函電多件應夔丞亦被拘案先後解由英法公廨轉送上海地方檢察廳偵查武士英在押病故應夔丞於公判中乘間越獄潛逃嗣在京奉火車內被人暗殺先是應夔丞在滬被拘洪述祖聞知卽由北京逃往青島避匿民國五年青島發生戰事洪述祖又遷居上海租界更名張峻菴至上年四月間因與德國人在會審公廨涉訟被宋教仁之子宋振呂訪知訴由上海地方檢察廳向該公廨交涉引渡經京師警察廳派員赴滬提解洪述祖來

京並經上海地方審判廳決定將本案囑託京師地方審判廳審理京師警察廳將人證轉送京師地方檢察廳偵查起訴經京師地方審判廳依律判決洪述祖不服聲明控訴到廳

理由

本案控訴人教唆應夔丞殺害宋教仁徵諸全案訴訟記錄可得積極之證明分述如左

(一)據洪述祖二年三月六日致應夔丞函稱(上略)此刻內中財政萬窘而取之法手續

不甚完好如除鄧一案須將其反對各報先期郵寄並如何決議辦法并可在民強登

其死耗此句旁註有小字云方是正辦至印許言之在先此刻既原件無有連抄本亦未

到殊難啟齒足下明眼人必須設一妥法此句旁註有小字云或有激烈之舉方可乘機

下手也此句旁註有小字云云云(見抄證物簿第三六件又照片下卷第三號)查

此函所稱必須設一妥法固係催索提票印件但於此句之下轉換文詞或有激烈之

舉並旁註譬如鄧係激烈似較好辦云云則確係另行指明方法自無可疑而關於鄧

死之事據應夔丞民國二年五月十七日在上海地方審判廳供稱鄧係鄧良財經徐

州軍官捕獲照律殺之云云鄧字既係鄧良財且死於被殺洪述祖以之引譬激烈之

舉其爲教唆應夔丞以除鄧之法除宋事實已屬明確其證一

(二)據洪述祖三月十三日致應夔丞川密電稱燬宋酬勳位相度機宜妥籌辦理云云(見抄證物簿第三九件)查洪述祖於三月六日發信教唆殺宋之後應夔丞迄無答復洪述祖又繼以此電其恐應夔丞未肯聽命故以酬勳爲勸誘之手段使其發生殺宋之決心毫無疑義其證二

(三)據應夔丞三月十三日復洪述祖函稱功賞一層夔向不希望但事關大計欲爲釜底抽薪法若不去木非特生出無窮是非恐大局必爲擾亂(中略)急急進行復命有日(見抄證物簿第四十件)此函係應致洪函於上海應夔丞家搜出似是存而未寄但經本廳於十一月二十三日向洪述祖訊悉此信確經收閱又以抄證物簿與照片核對抄件欲字下落爲字並將十三日期誤爲十二)同月十四日又致洪述祖電稱梁山匪魁頃又四處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乞轉呈候示各等語(見抄證物簿第四一併)查應夔丞此項函電確係答復洪述祖三月六日及十三日函電至爲明顯應之函電內曰去木日梁山匪魁四處擾亂發令剿捕云云核與除

鄧及燬宋等句先後呼應足爲應夔承聽從洪述祖教唆殺宋之證明其證三

(四)據洪述祖三月十八日致應夔承電稱寒電(卽前列十四日電)應卽照辦倘空言益爲忌者笑(見抄證物簿第四三件)又於次日致應電稱事速進行(見抄證物簿第四四件)云云查以上兩電均係洪述祖接到應夔承寒電之答復先向激動繼向催促均足爲洪述祖於教唆行爲著著進行之確據其證四

(五)據應夔承三月二十日致洪述祖川密電稱廿四十分鐘所發緊急令已達到請先呈報(見抄證物簿第四五件閱證物內甲件二十號印字電單令字上電碼係九一五九核對川密電本係損害二字又甲件十四號抄電碼作八一五九核對川密電本係緊急二字又以照片上卷二十一頁所貼電碼與甲件二十一號內所附未譯電碼核對均作八一五九自屬緊急二字無疑)又於次日致洪述祖電稱號電(卽二十日電)諒悉匪魁已滅我軍無一傷亡堪慰望轉呈云云(見抄證物簿第四六件)查宋教仁係於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夜十時四十五分鐘在滬甯車站被鎗擊傷(見上海地檢廳二年三月第一百一號卷內檢察官公函)足徵鎗擊宋教仁者確係應

夔丞指使之入其前電係報告宋教仁已被擊中後電則報告行刺者未受損傷其證

五

(六)據洪述祖三月二十三日寄應夔丞函稱號個兩電均悉不再另復鄙人於四月七號到滬(下畧)云云(見抄證物簿第四八件)又據洪述祖在上海會審公廨供稱自三月二十三日發了一封信三月二十四日離京前往青島等語(見上海公廨八月一日供)查洪述祖三月二十三日致應函尙稱四月七號到滬而忽於次日逃往青島已覺可疑復核閱訴訟記錄應夔丞係於三月二十三日捕獲(見抄證物簿第四十八號說明)足徵洪述祖係聞知應夔丞被捕恐於自身不利故逃往青島其證六依以上供證該控訴人確係指使應夔丞殺人之教唆犯證據極爲充分已無研究之餘地其控訴意旨無非飾詞狡卸俱難認爲有理由再爲論斷如下

(一)控訴意旨略稱激烈二字已於二月二日四日函內兩見不能獨以三月六日激烈代殺字用除鄧之鄧字斷非鄧良材證以總以二字毀壞名譽之事何得謂之中斷等語本廳查控訴人二月一日二日致應之函(檢閱證物洪述祖二月一日二日致應函

均有激烈字樣四日致應函則無此種字樣狀稱四日或係二日之誤。所稱大題目總以作一篇激烈文章方有價值又稱要緊文章已略露一句說必須有激烈舉動云云語意含混雖不足爲教唆殺人之具體的證明但據三月六日或有激烈之舉方可乘機下手一語依前述第一段證據之說明實足爲教唆殺人之積極的斷定證以應夔丞五月十七日在上海地方審判廳對於豫審推事詰問三月六日洪函說鄧死之事鄧爲何人之答辯則除鄧之鄧爲鄧良材亦屬無可諱飾至總以取印件爲是之總以二字係註於必須設一妥法之旁而譬如鄧係激烈似較好辦則註於乘機下手之旁以前後文義觀之顯係兩事且此後往來函電關於提票之事並無一語道及可見毀壞名譽之意思業已變更

(二)控訴意旨略稱燬字係根於上文燬壞名譽而來故趙秉鈞有北京諺語燬人之解釋再證以應夔丞若不去六木之口氣是應亦認作燬壞名譽而用若不二字反對之而另作條陳之口吻是述祖當然只知毀壞名譽等語本廳查北京諺語所謂毀人非專指毀壞名譽卽毀壞身體生命亦包括在內且據控訴人在第一審供稱總理對我說

你在外頭跑恐怕被人將你暗算毀了犯不著（見京師地審廳九月七日筆錄）等語更可以控訴人無意中之答辯證明燬宋二字確係指使殺宋毫無疑義至應夔丞函稱若不去六木之若不二字係對於功賞一層向不希望之轉語故下文緊接但事關大計欲爲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六木云云控訴人乃曲解爲反對毀壞名譽另作條陳其爲欲將殺宋之事全歸已死應夔丞一人以爲自己卸罪地步極爲明顯

（三）控訴意旨略稱應密川密電本之分別應密是趙與應直接單用之本川密是趙發交述祖作爲秘書與各機要往來之本二月二十二日函說應密本已交來云云乃是阻其通電國務院之意伊與趙同室辦公電到隨時取譯並無必須向趙篋中取而懷之之必要不意寒電來時趙適在國務院故只得將原電送去且因應密不在手頭故十八日之電仍用川密發去十九日川效一電非經伊手所發等語本廳查應夔丞所發東冬兩電均係應密直電國務院自接洪述祖二月二十二日函稱智老已將應密電本交來恐程君不機密純全歸兄一手經理之後（見抄證物簿第三五件核閱照片抄本機密下落純字）故應密寒電逕寄洪述祖洪述祖對於寒電意存避就迭次答

辯均稱趙秉鈞雖令致函應夔丞告以將應密交來事實上則應密電本仍存趙之皮篋內跟隨人走寒電到伊繙至應密因趙不在署當即送院等語所稱如果屬實則洪述祖致應之函自係告以趙秉鈞擬將應密電本交來惟原函明明謂已將應密電本交來其爲業經取得無可置辯至三月十八十九兩電洪述祖已於所遞親供內供認均是伊譯發雖據辯稱親供所述係就目錄強記目錄中川效一電作爲川密而非應密故有此錯（見第三項控訴意旨內第二項）云云但此電無論爲應密川密其爲十九所發既無疑竇則親供內所稱十八十九兩電是伊譯發自屬實情十九之電既經證明爲洪述祖所發則應密電本之在洪手更無容疑

（四）控訴意旨略稱膠澳公堂盡是德人其繙譯猶太人皆以洋文錄供伊未閱看核對且於不知寒電內容一層並未研究但屬伊照其文義講說一遍而已等語本應查閱抄錄膠澳審判廳訊問洪述祖供詞內載明由通譯員用華語宣讀經洪述祖認可簽字（見上海地檢廳二年五月十一日卷內）云云此項供詞自屬可信何得以空言攻擊

原判

控訴人之控訴不能認爲有理由已如上述辯護人所爲之辯護除與控訴意旨相同之點勿庸再加解說外其餘辯護意旨略謂武之殺宋武既供認出自己意並非應所教唆則根本問題卽已迎刃而解云云本廳查閱訴訟記錄據武士英在上海會審公廨供稱由陳玉生介紹領其至應家人國民共進會陳玉生交伊手鎗偕同張福標等同往車站由陳指示欲殺之人伊卽從其人後面開放一鎗擊中後又朝天連放二鎗卽坐黃包車回至應宅陳亦繼至伊將手鎗交還陳卽囑伊住在應家次日並告以所殺之人名宋教仁應桂馨說伊很聰明將來送伊出洋留學學費應可擔任云云（見上海地檢廳一百一號卷內所附武士英在公廨供）又據王阿發供稱應桂馨曾以宋之照片給伊看視囑伊殺害允賞千元伊不承允（見上海地審廳宋案關係文件卷內）云云並經捕房在應夔承家搜出兇器五响手鎗一支內有鎗彈兩個外彈壳兩個核與武士英所稱只放出三响之供述亦屬相符足徵應夔承因教唆王阿發暗殺宋教仁未允復改使武士英事實昭然假定武士英非受應夔承之教唆何以陳玉生將其介紹至應夔承家之翌日卽行殺宋又何以應夔承於武士英殺宋後尙肯容留並允給學費出洋再證以二十日應夔承所發緊急令已達到之電

報其教唆武士英實屬確而有徵辯護人之辯護理由亦不能認爲正當綜上論斷據以認定指使武士英殺死宋教仁者實爲應夔丞而教唆應夔丞者則爲洪述祖雖據洪述祖聲稱職司秘書奉長官之命收發函電係屬一種機械作用譯其電中有轉呈候示字樣可見絕對與伊無關等語縱令屬實在本案上不過多一共犯之研究而該控訴人非無意思能力之人於其應負刑事責任上不生何等影響原判依暫行刑律第三十條第二項及第三百十一條於所定本刑內處以無期徒刑并援用同律第三百三十一條及第四百七條褫奪其第四十六條所列公權資格全部二十年引律定刑於法既無不合爰將控訴駁回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同級檢察廳檢察官張汝霖蒞庭執行檢廳官之職務

中華民國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京師高等審判廳刑事庭

審判長推事葉在均

推 事 王 國 鈺

推 事 單 統 華 團

書 記 官 丁 毅 團

右判決刑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丁 毅

中 華 民 國 七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按以上判詞。係民國八年。予遭安福之獄。得自京師地方廳看守所者。是爲民國七年第二審之判決。當時洪犯逃祖聲明不服。會上訴於大理院。旋於翌年三月。經該院依法宣告死刑。乃在西交民巷京師分監。執行絞決。因體肥量重。致將絞機墜斷。而洪犯亦身首異處矣。是殆天奪其魄歟。嗟呼。輪迴報應之說。固已毫釐弗爽。芸芸衆生。冥然罔覺。可不哀哉。

著者附識

著者略歷

王君建中。字樹丞。京兆永清縣人也。前清光緒二十六年。甫及冠。以院試第一名入泮。會科舉廢。考入京師大學堂譯學館。習法文兼財政法律教育諸學。光緒三十四年畢業。由學部奏獎舉人出身。以七品小京官留部補用。宣統元年。兼充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堂法文教員。嗣經山東巡撫孫寶琦。調充濟南高等學堂法文教員。兼洋務局主任。民國成立。被選爲順直臨時省議會議員。民國二年一月。委署懷來縣知事。堅辭弗就。三月。當選爲正式省議會議員。洎議會開幕。選充副議長。旋公舉爲各省議會聯合會代表。赴滬與會。經十八省代表。投票選爲正會長。是年十月。因事回津。迺以二次革命嫌疑。被某大吏誘捕。遞解黑龍江質訊。羈押六月。幸獲昭雪。是爲龍沙之獄。民國三年。經馮公華甫電調赴甯。聘爲督軍公署諮議。民國四年九月。因反對洪憲帝制嫌疑。在滬爲密探所陷。十月。解送京畿軍政執法處審問。枉判死刑者二次。均以馮公力電營救得免。迨民國五年七月。袁氏滅亡。黨禁大開。立法機關。奉令恢復。仍繼充順直省議會議員。

長。民國六年。因辦理永定河工出力。保以簡任職分發任用。並授三等嘉禾勳章。民國八年冬。遭安福之禍。拘留九月。判罪四年。幸得吳子玉將軍戰勝之結果。始出獄焉。

民國十年重陽日竹風謹述

徵文啓事

京畿軍政執法處之原址。卽今宣武門內頭條胡同道德學社。設置於民元改造之初。陸建章主於前。雷震春繼於後。純爲袁世凱屠戮人類機關。死難烈士。數以千計。本編所載。僅千分之一二。凡我

海內同志。如有洞悉諸烈士之歷史。及其被難之原因。死義之結果者。尙乞

賜我鴻文。以備再版刊布。無任歡迎

北京前門外大耳胡同十五號王建中謹佈

民國十年六月編輯

民國十四年十月出版

(定價大洋壹元)

著者北平王建中

發行所京兆商會聯合會

北京前門外大耳胡同十五號
電話南局二千七百六十六號

分售處京內外各大書坊

印刷所新新印刷局

宣外香爐營四條西口路北
電話南局四千九百七十一號



